

昆仑堂

二〇一八年

第一期

(总第五十期)

昆仑堂美术馆主办

封面题字: 朱福元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昇嘉 刘 墨

杨守松 杨 新

陆家衡 单国霖

姜玉珍 夏天星

萧 平 鲁 力

薛永年

主 编: 俞建良

执行主编: 陆昱华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珊珊 沈 江

陆昱华 俞亚琴

俞建良 顾 工

蒋志坚

编 务: 李晨一 龚永清

地 址: 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中路

109 号

电 话: 0512-57366892

传 真: 0512-57366893

网 址: www.ksklt.com

E-mail : ksklt@ksklt.com

邮 编: 215301

准印证号: JSE-005735

版面设计: 昆山亭林制版印务

本刊图文 未经同意 不得转载

目录

馆藏精品赏析

文嘉《云白山青图》卷赏读…………… 马友梅 2

书画研究

沈周对查士标绘画的影响…………… 任军伟 7

人物研究

王学浩年谱(二)…………… 俞建良 14

吴湖帆旧藏明翻本《七姬权厝志》书后…………… 李 军 28

吴其贞《书画记》所涉刻帖与古籍举要…………… 陆昱华 35

方还撰书《祭祀京师亭林祠题名卷子记》…………… 郭志昌 45

艺苑拾零

关于史讳…………… 卜一克 44

文嘉《云白山青图》卷赏读

□ 马友梅

昆仑堂美术馆藏文嘉《云白山青图》卷，纸本设色，用米家（米芾、米友仁）笔法画青绿山水，群峰耸翠，设色淡雅。署款“文嘉”，钤“文氏休承”（白文印）、“中吴处林”（白文印）。卷首归昌世（1573—1644，字文休，昆山人）行书题“云白山青”，钤“归氏文休”（白文印）。卷后有文嘉孙文从简（1574—1648，字彦可）题诗：“梅花开日浑如雪，赋粉施脂何痴绝。一笔淡扫十顷云，幽姿真与凡花别。偶题水墨梅，书于白云卷后。文从简。”钤“文从简印”（白文印）、“彦可氏”（白文印），及罗振玉跋（详后）。又卷前后钤收藏印：“罗振玉”（白文印）、“玉简斋”（白文印）、“朱之赤鉴赏”（朱文印）、“二知斋”（朱文印）、“沈德寿秘宝”（白文印）、“休宁朱之赤珍藏图书”（朱文印）、“世传金紫”（朱文印）、“水镜堂居士”（白文印）、“百福篆书画记”（朱文印）、“蒋楷宝玩”（白文印）等，略可见自明末至晚近的递藏过程。

文嘉（1501—1583），字休承，号文水，长洲人，文徵明仲子。以岁贡为湖州教官，后转和州学正。与其兄文彭（1498—1573，字寿承）都“能诗，工书画篆刻，世其家”^[1]。文彭善篆刻，为明代文人篆刻之鼻祖，称“三桥派”。文嘉尤精鉴赏。而书画都受其父文徵明影响。

此卷《云白山青图》后有罗振玉（1866—1940，

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跋：

吾国画家，宋以后皆出江浙，至明中叶以后，则吴苑尤擅其胜。文氏父子兄弟又冠于吴中，且各有师尚，不相因袭。此卷笔墨简古，渲染深厚，得力于天水诸家。昔人谓休承法云林，非知休承者也。质之锦浦先生，以为何如？壬子七月朔，上虞罗振玉。（钤“东海愚公”白文方印）

按罗振玉跋语中说“吾国画家”，显然是就外国而言，则此卷藏家“锦浦”当为外国人。检罗继祖所编《永丰乡人行年录》，壬子年（1912），罗振玉时“在日本京都”：

初居田中村，后移神乐冈……乡人（罗振玉）以言语不通，与东人过从甚简，惟京都大学教授三五辈以文字往还耳。……秋，以寓舍隘，藏书又权寄大学，检读不便，乃谋之藤田剑峰，拟别筑新居。……乃假剑峰名，于市内净土寺町购地数十屏，建楼四楹，半以栖眷属，半以祀先人，接宾友。门侧构小榭，植松杉十餘株，杂卉木数百本，取颜黄门《观我生赋》语，颜曰“永慕园”。^[2]

以上大致可见罗氏1912年居东瀛时生活之一斑。其日常所交往者，“惟京都大学教授三五辈以文字往还耳”，不知此卷之藏者“锦浦先生”是否亦时常与其往来的大学教授？

又罗振玉跋中说文嘉此卷“笔墨简古，



文嘉 云白山青图 纸本设色 21.5×103.5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渲染深厚，得力于天水诸家”。文嘉画多为山水，诚如罗氏所说，得力于天水（宋代）诸家，特别是对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及宋元之际高克恭（1248—1310，字彦敬，号房山）等人尤为倾心，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之二十八“文文水仿米氏云山图并题卷（着色）”著录文嘉78岁时所题的一段跋文，自述少年时学画事：

此予少时笔也。时年少气锐，刻意欲追二米而及之。又见元章《苕溪春晓》于王吏部处，而吾家所得《海岳庵图》为小米真笔，朝夕展玩，至忘寝食。恨束于时学，不得大肆其力。今年力渐衰，虽颇知用笔破墨之法，而精力不逮往时。偶展此卷惟有浩叹而已。……时万历六年戊寅（1578）十月四日，茂苑文嘉。^[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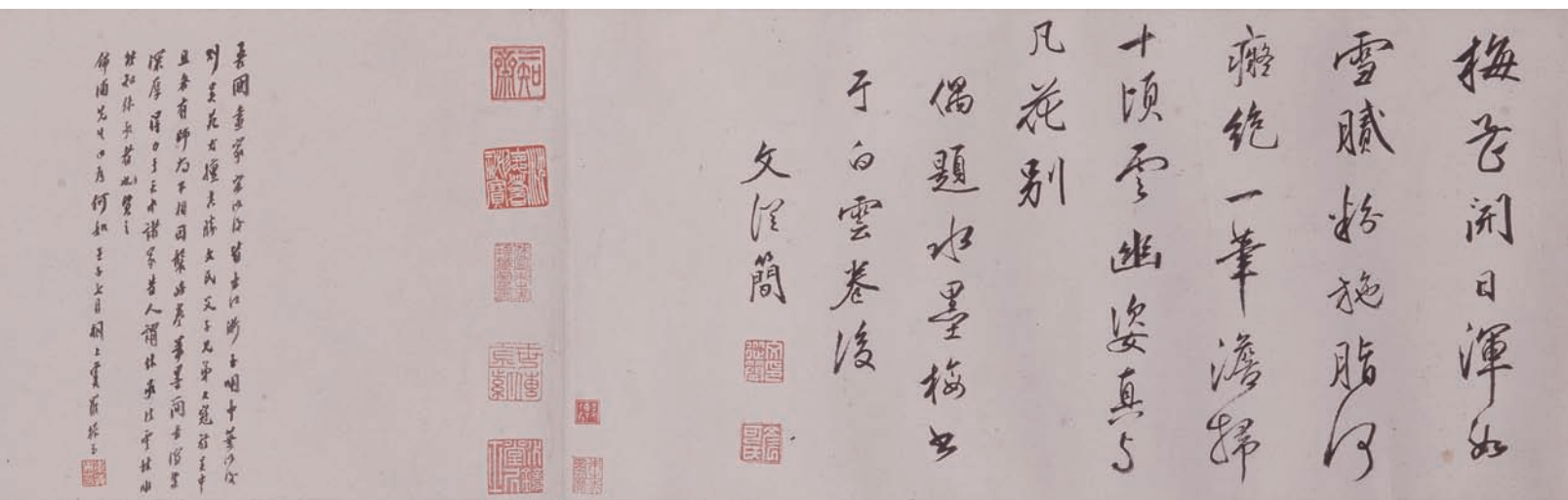
又同卷“文休承仿米氏云山图并题卷（水墨）”，文嘉题云：

米氏云山余所见者，《大姚村图》是石田临本，《海岳庵图》是先待诏所藏，后归之陈道复，道复亦归之石田。《潇湘图》

是孙鸣岐物，后在中书舍人王子贞家。《苕溪春晓》乃王吏部酉室尊公款鹤所藏。陈氏又有在大姚村妹家绢本小横幅，皆真迹。最后见杭人一卷，则青绿纸本，尤为精绝，其余所见虽多，要亦不能出此上矣。己巳秋，余来苕溪所居，日与道场山对，所谓西塞山、碧浪湖及松雪之水晶宫，吴日不接于目，况以冷员散职居此，真足以荡涤胸中尘土。万历丙子六月，偶用米法写此，聊自遣兴而已，不足以追踪其万一也。茂苑文嘉在耆英堂书。^[4]

可见文嘉与二米之渊源。文嘉对二米的痴迷，亦有他的题画诗可证，如：“曾见尚书笔，依稀二米间。戏将烟雨意，拟此越中山。”^[5]“不论二米与房山，巨眼方知破墨难”。^[6]他对二米与高克恭（高尚书）的喜爱，可谓念兹在兹。董其昌有一段题跋亦道出了文氏父子绘画的渊薮：

余家有赵伯驹画《后赤壁赋图》及赵子昂《鹊华秋色图》，两卷并观，觉伯驹稍逊子昂。盖精工不如萧远，是为神品妙



云白山青图题跋 昆仑堂美术馆藏

品之辨。今观文太史此卷全学子昂《鹤华秋色图》笔意，子昂虽学吾家北苑，至《鹤华图》出入王右丞、李将军。文太史悉力血战，故当独步。文休承所云时用宋元人粉本采取，正是漏泄家风。董其昌观于京兆署中因题。壬申四月十日。^[7]

董其昌认为文嘉说的“时用宋元人粉本采取”，正是其父子兄弟绘画所取法处。上面所引文嘉两卷仿米山水，一为水墨，一为着色，据文嘉所述，他曾见过杭人所藏米氏云山，为青绿山水，“尤为精绝，其余所见虽多，要亦不能出此上矣”，印象极深。而高克恭画也以青绿山水为多，文嘉受其影响，所画亦多作青绿，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记其所购文嘉青绿山水：“又购得文休承青绿《桃花春水》，赵文敏绝佳品也。题句云：青山缥缈白云迷，绿树阴阴曲涧西。鸡犬千树斜照里，桃花何异武陵溪。壬戌春日，茂苑文嘉写。”^[8] 昆仑堂美术馆所藏《云白山青图》卷正是这一风格，意境亦极相似。

罗振玉说“昔人谓休承法云林，非知休承者也”，此论似非确论。文嘉对元代画家如黄公望、王蒙、倪瓒诸家也颇为用功。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余友文休承，是衡山先生次子，以岁贡为湖州教官。尝为余临王叔明《泉石闲

梅香开日浑如
雪腻粉施脂何
癡絕一筆滌掃
十頃雲幽姿真
凡花別
偶題水墨梅
于白雲卷後
文休簡

斋图》，其皴染清脱，墨气秀润，亦何必减黄鹤山樵（王蒙）耶。”^[9] 李日华《竹懒画媵》：“骨骼取山形影，布树不入蹊径，意独行处，此大痴老人（黄公望）散笔画法，惟文休承得之耳。”^[10] 可见一斑。而文嘉对倪云林山水似乎用功最勤，略举数例，如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著录文嘉题画诗文：“长日焚香静掩关，鸣泉隔屋送潺潺。小窗笔砚馀情在，写得云林雨后山。辛酉七月十九日。”^[11] “右追和倪徵君，《江南春》二首，偶写小图，笔意颇类，因录于上。乙卯十月既望，茂苑文嘉。”^[12] 又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休承仿倪元镇山水并题”条：“高天爽气澄，落日横烟冷。寂寞草玄亭，孤云乱山影。”^[13] 又：“清绝倪迂不可攀，能将水墨继荆关。疏林斜日茅亭外，一片江南雨后山。”^[14] 都是学倪云林画，颇得云林逸致。而文彭跋文嘉画亦云：“嘉弟酷爱云林之笔，其得意处遂能乱真，虽沈君石田有所不逮，世人少有知者，特为拈出。”^[15] 文彭所说当不误，可见文嘉对倪云林画极是钟爱。而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文嘉的一段跋文，更可见其在精神意趣上与倪云林的亲近：

金陵绍冈王君雅喜予拙笔，每得小幅辄加爱玩。万历戊寅以佳纸见寄，请为长卷，

盖欲尽予之能事，而不知予之点染聊自适兴耳，岂暇计工拙哉！^[16]

倪云林论画亦有“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风格正同。

高士奇《江村销夏录》著录文震孟跋文嘉仿米山水，云：“先曾祖太史公云林一派，鉴赏家以为逼真海岳。先叔祖学博公又妙得家传。”^[17]最可见其画能克绍家学，亦即如前引董其昌所述，其画渊源于宋元诸家，特别是米芾（海岳）、倪云林。因此，罗振玉所说似亦有所偏。

文嘉于书画之外，又精鉴赏，颇得时人推重，如大藏家项元汴亦多倩其掌眼，吴升《大观录》“唐摹褙序神龙本”条记其事云：“项子京得之，属文休承审定。休承谓摹拓之精，钩填之妙，信非冯承素诸公不能也。”^[18]又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褚河南小楷度人经”著录王敬美（世懋）跋云：“……标题是文休承笔。休承书家，善鉴，收藏家重之，装置册尾以为信云。”^[19]可见当时的书画收藏家多据文嘉的题跋（或题签）以定作品之真假，其见重如此。

文嘉编著有《钤山堂书画记》，是其所见严嵩被籍没的书画编目，卷后自述成书经过：

嘉靖乙丑（1565）五月，提学宾涯何公檄余往阅官籍严氏书画，凡分宜之旧宅、袁州之新宅、省城诸新宅所藏，尽发以观，历三阅月始勉毕事。当时漫记数目以呈，不暇详别，今日偶理旧篋得之，重录一过，稍为区分，随笔笺记一二，传诸好事。明窗净几，时一展阅，恍然神游于金题玉躐间也。隆庆戊辰（1568）冬十二月十七日，茂苑文嘉书于文江草堂。^[20]

文嘉参与调查整理严嵩被籍没的书画，足证其鉴赏能力为当时所公认。这本《钤山堂书画记》一直被后来的书画鉴藏家作为赏鉴古代书画的重要凭据。丁福保、周云青编《四部总录》“艺术编”称：“《钤山堂书画记》一卷，明隆庆



文嘉 瀛洲仙侣图 纸本设色
70.6×25.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戊辰刊本。”即文嘉是书编定的当年即有刊本梓行。但历代书画著录在引用此书时，往往很随意，以致书名不一，如张丑《清河书画舫》分别作《书画记》^[21]《文休承书画目录》^[22]《严氏书画记》^[23]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亦作《严氏书画记》^[24]，孙承泽《庚子销夏记》作《严氏画目》^[25]，其实都是文嘉所编的《钤山堂书画记》。

《云白山青图》卷钤有朱之赤藏印。朱之赤，明末清初徽州人，寓居苏州，所藏以吴门书画家作品为主，编有《朱卧庵藏书画目》，其中著录文嘉作品有：《溪树春来》《水墨山水》《沧江濯足图》《定园图》《秋江行色图》《小米赠洞卷图》《楷书岳阳楼记卷》《云山叠翠仿米著色画卷并跋》等。

（作者为南京大学美术学硕士）

注释：

- [1]《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三，第7362页。
- [2]《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卷，第387-388页。
- [3]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161页。
- [4]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161页。
- [5]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之二十八“文水画并题”，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162页。
- [6]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之二十八“文休承山水并题”，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164页。
- [7]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之二十八“文徵仲仙山图卷”。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158页。
- [8]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校注》卷五，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385页。
- [9]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268页。
- [10]李日华《竹懒画媵》，《中国书画全书》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1076页。
- [11]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文休承雨后山图立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6页。
- [12]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文休承仿云

林立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7页。

[13]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之二十八“休承仿倪元镇山水并题”，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162页。

[14]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之二十八“文休承山水并题”，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164页。

[15]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文休承雨后山图立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6页。

[16]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之二十八“文休承溪山幽远图并题卷”，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166页。

[17]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卷三“文休承青绿米山袖卷”。余彦焱校点《庚子销夏记、江村书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73页。

[18]吴升《大观录》卷一“唐摹褚序神龙本”，《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151页。关于文氏兄弟与项元汴的交往，可参看封治国《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

[19]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褚河南小楷度人经”，《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第713页。

[20]文嘉《钤山堂书画记》，《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834页。

[21]张丑《清河书画舫》花字号第四“（卢鸿一）草堂十志图”：“向后严分宜购得之，载之《书画记》。按文休承笺注云：十图既精妙，而诗词又作十体书之，乃金陵杨氏物，后归苏门袁氏，复在丹阳孙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22]张丑《清河书画舫》嘴字号第二“定武兰亭”：注“文休承书画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2页。

[23]张丑《清河书画舫》嘴字号第二“赵模”：“赵模《集晋字千文》……按文休承《严氏书画记》云：赵模《集晋字千文》一，史明古藏本，史氏法书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24]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之六“王子敬奉书帖”：“文休承《严氏书画记》云：献之真迹传世不多，此书曾在吴中见之，大令得意笔也，余尝摹一过。”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308页。

[25]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三“文休承青绿米山袖卷”。余彦焱校点《庚子销夏记、江村书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5页。

沈周对查士标绘画的影响

□ 任军伟

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最早论及新安绘画的，当是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1634—1711），他尝说：“新安画家，崇尚倪、黄，以僧渐江开其先路。”^[1]但是，关于“新安画派”之说，则出自清人张庚（1685—1760）之口。他在《浦山论画》中有言：“新安自渐师以云林法见长，人多趋之。不失之结，即失之疏，是亦一派也。”^[2]以新安为画派，或即始于此。对此，张庚还有进一步解释：“新安画家多宗清閼者，盖渐师导先路也。”^[3]王士禛与张庚都说到了新安画家是通过渐江（1610—1664）开启了崇尚倪、黄之路，这种说法颇为普及，在目前所见画史记载中多能见到。而笔者以为此说尚值得商榷，因为比渐江较早的晚明新安画家已经将兴趣点由宋代诸家向倪、黄二家转变了。

清初“金陵八家”之一的龚贤（1619—1689）在自己的一幅《山水》画上曾有这样一段题跋：“孟阳开天都一派，至周生始气足力大。孟阳似云林，周生似石田仿云林。孟阳程姓名嘉燧，周生李姓名永昌，俱天都人。后来之方式玉、王尊素、僧渐江、吴岱观、汪无瑞、孙无逸、程穆倩、查二瞻，又皆学此二人也。诸君子并皆天都人，故曰天都派。”^[4]天都乃黄山的第一险峰，因而安徽歙县、休宁两县的人们多以天都人自称。龚贤这里提到的十位画家，程嘉燧（1565—1643，孟阳）、方式玉（？—1654）、

王玄度（尊素）、渐江（1610—1664）、吴山涛（1609—1690，岱观）和程邃（1607—1692，穆倩）均为歙县人，李永昌（周生）、汪之瑞（无瑞）、孙逸（？—1658，无逸）和查士标（1615—1697，二瞻）皆是休宁人，他们组合在一起，便形成了龚贤以地域划分的“天都派”。这样看来，无论从地域划分，还是从师承的源头来看，“天都派”无疑是明清之际“新安画派”的前身。那么，从这段文字里，我们至少还能看出这样两条信息：一是新安画派得自倪瓒画风的影响很大；二是新安画派得自沈周对倪瓒风格的演变，也就是说新安画派曾受到吴门画派对倪瓒画风的接受与影响。

上述开天都一派的程嘉燧，字孟阳，号偈庵，晚号松圆老人。歙县长翰山村人。少时离家，侨居嘉定（今属上海市），而老归故里。他是诗人，晚明著名文人钱谦益（1582—1664）曾极力推崇其诗，将其评为“一代宗主”“晚明一大家”，与李流芳（1575—1629）、唐时升（1551—1636）和娄坚（1567—1631）合称“嘉定四先生”。他亦是画家，善画山水，兼工写生。其山水以简淡为宗，取法倪、黄。尤其是倪瓒，一直是他心目中最向往的画家之一，他客居之处也正是二百多年前倪瓒以扁舟箬笠往来的五湖三泖间。他在一首题画诗里说：“不见云林二百年，谁将凡骨换神仙。茅斋疏柳秋光后，

拾得金丹在眼前。”^[5]足见其学倪瓒不遗余力。程嘉燧在崇祯十三年（1640）归老歙县长翰山故里时，已是75岁的老人。其时，包括浙江在内的新安画坛新秀，纷纷登门求教，程嘉燧无不倾囊相授，悉心指导。可以说，新安画坛“喜仿云林”的风气，很大程度上是由程嘉燧带动的，正如汪洪度（1646—1722）所说：“吾乡绘事，国初为盛，松圆老人后，僧渐江、程垢区、查梅壑、祝壮猷工山水，家壁人、江天际工人物。”^[6]黄宾虹在自己的一幅《山水图》中亦说：“松圆老人以诗名海内，其画意秀逸圆劲，为开新安四家之祖，而黟润之致，时复过之。”^[7]可见，崇尚倪、黄之风，真正开启“新安画派”的，当首推程嘉燧。

在继起而年辈稍晚于程嘉燧的画家当中，首先要提到的是李永昌^[8]。李永昌在当时的名气甚大，《康熙休宁县志》说他：“善书画，与董思白齐名，思白雅重之。”^[9]上述龚贤在论及天都派时对李永昌有两句评语：一为“至周生始气足力大”，二为“周生似石田仿云林”。其一说明在龚贤心目中，李永昌的绘画造诣应在程嘉燧之上，是他将天都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二说明李永昌绘画的师承关系。仅就李永昌存世不多的作品与程嘉燧相比，李永昌画作的最大特点是用笔沉着老辣，有股倪瓒“逸笔草草”的韵味，更有沈周雄浑劲厚的笔势，在设景上取倪瓒的简洁形式，但在用墨上多来自沈周的率意粗放，最终形成了天真烂漫、生气勃勃的面貌特征。

由此可见，虽然新安画派的形成曾经受到晚明董其昌（1555—1636）画风的影响，但从基本的风格上看，吴门画派的画风，尤其是沈周对传统书画大家的承传与研习，对明清之际的吴门及新安画坛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对吴门画风的深入了解，对于新安画家、尤其像查士标这样的画家来说，无疑给传统绘画注入了一股鲜活的笔墨因子，这是令人值得重视的美术

史事实。而这一史实，也正好说明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在元明以来的文人画领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画家。

“吴门四家”之一的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白石翁，长洲（今苏州）相城人。他虽然地位尊贵，但能平易近人。其阅历丰富，交游广泛，乞诗求画者“履满户外”，经常有人持一叠叠纸而来，抱一叠叠画而去，即使他躲到偏僻的寺庙里，也有人追踪而至。对于沈周的师承来说，他的曾祖父与王蒙是好友，父亲恒吉是杜琼（1396—1474）的学生，与伯父贞吉均以诗文书画名满吴中，因此沈周的书画艺术首先得其家学渊源的影响甚大。再加上其祖辈收藏丰厚，像黄公望《天池石壁图》《富春山居图》等名迹皆为其家所藏，这就使得沈周从小便对古人诗画见多识广。另外，除了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外，沈周还得到了同乡先辈杜琼、刘珏（1410—1472）等人的亲授。总体上说，沈周绘画早年主要学王蒙，笔法比较细密，多作盈尺小景。中年师法黄公望及宋代诸家。40岁后始作大幅，风格趋于劲健，追求骨力。晚年以吴镇为宗，笔健皴简，显得更加苍劲浑厚。在画史上，沈周主要以山水与花鸟创作最富盛名。所作山水，山石轮廓线整饬严谨，短笔皴擦，保留了元人用笔的含蓄。他在作品中较多地使用中锋和干皴，辅以淡染，使得画面酣畅淋漓，加上构图大都取势峻峭，故而显得磅礴又苍润。看得出，他的山水远离了元人的空寂之境，主要描绘江南风光和田园景色，着意于绘画本体的朴实之美，深得平淡、质朴、宏阔之韵，抒写了文人恬淡幽闲的情怀，追求一种平淡天真的趣味，在艺术表现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文人画的笔情墨趣。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沈周甚为讲究诗书画的有机结合，在苍润雄逸的画面山上，配上清新质朴的诗句和挺拔苍劲的书法，互为映衬，相得益彰，进一步凸显了文人画的艺术特色。



图1 查士标 东庄图 纸本设色
22.4 × 17.3cm 天津博物馆藏



图2 查士标 姑苏十景图 纸本墨笔
19.1 × 13.8cm 美国私人藏

在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查士标存世作品中，以沈周作品为母体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尚不在少数。如1670年所作《山水》册中的一幅小景画（图1），即为查士标临仿沈周《东庄图》册中的作品。在该册一则款识里，查士标题云：“石田先生画东庄图，拟其一于京江僧舍。”^[10]同在这一年，沈周的《姑苏十景图》（图2）也被查士标当作范本加以临摹，如其款识所云：“白石翁有姑苏十景图，笔趣横逸，偶追仿其一，殆不能窥其涯畔也。”^[11]看得出，查士标临仿的《东庄图》与《姑苏十景图》母本，皆为沈周对景写生创作而成。

《东庄图》册是沈周在1479年时应好友吴宽（1435—1504）之请所作。吴宽官至礼部尚书，东庄是他的庄园，也是江南士人经常品茗、歌咏、雅集之所。《东庄图》册共有二十四开二十四景，今仅存二十一开二十一景，现藏南京博物院。在这套册页中，沈周运用各种笔墨技法精

心描绘了吴家东庄庭院之内各处的景色，成为他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写实作品。如《果林》以浓淡墨点，点出了满枝的硕果；《振衣冈》是一件精巧的小幅山水；《稻畦》《麦丘》用三分之二的画面画出稻麦，细笔画出麦浪，使极为普通的景色生动可感；《知乐亭》则通过观鱼表现文人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从中可以看出沈周通过写生取景造意的深厚功力。这套册页一图一景，虽无年款，但用笔圆润劲健，设色明丽清雅，体现了沈周画风由细变粗、由繁趋简的过渡与转变，是沈周中晚年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品。查士标的这幅作品，应是仿其中《艇子浜》一景（图3）而成。两人在画面上呈现出的内容虽有少许不同，但作品中柳树与田野的表现手法都堪称佳构。两幅作品的构图皆自然多变，笔法、墨法纯熟清新，格调高雅而不落俗套，超越古人之外，这在山水画表现形式上不能不说是一种突破。查士标师法沈周，沈



图3 沈周 东庄图册之一 纸本设色
28.6 × 33cm 南京博物院藏

周也把师法古人作为入门根津，但与其他画家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在各自画风演绎的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地注重师法自然造化。在这幅作品中，有诸多的表现形式是在古法中难以寻觅的，这显然是从对景写生中创造出来的技巧经验，是对传统山水画的变革与创新，无疑在山水画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沈周的诗歌与其绘画一样，也是名满有明

一代，有《石田先生诗钞》《石田稿》《石田诗选》《石田先生集》等刻本传世。这些诗歌大多带有明显的隐逸文化特征，即田园化、生活化、即物即我，无论是其中的题画诗、纪游诗，还是咏物唱和、社会纪实诗，无不透露着自然、本真、清新淡雅的情怀。如其《暑中题雪图》：“六月添衣唤僮子，自画雪图茅屋里。玉花出笔飞上树，惨淡阴山无乃是。老生放笔还自笑，颠倒炎凉聊戏尔。门前有客来

借看，满眼黄尘汗如雨。”^[12] 沈周之后，其题画诗日渐盛行，可以见出对文人画发展的贡献与影响，尤其是沈周最早提出的“吴中诗派”，更对当时的诗坛影响巨大。作为追寻沈周绘画的后学，对其诗歌的关注、欣赏乃至学习，也是合情合理的常态，有时甚至直接以沈周的诗意入画。如查士标 1680 年六月所作《南山云树图》（图 4），即是以沈周诗歌为主题而创作



图4 查士标 南山云树图（局部） 纸本墨笔 25.7 × 161.9cm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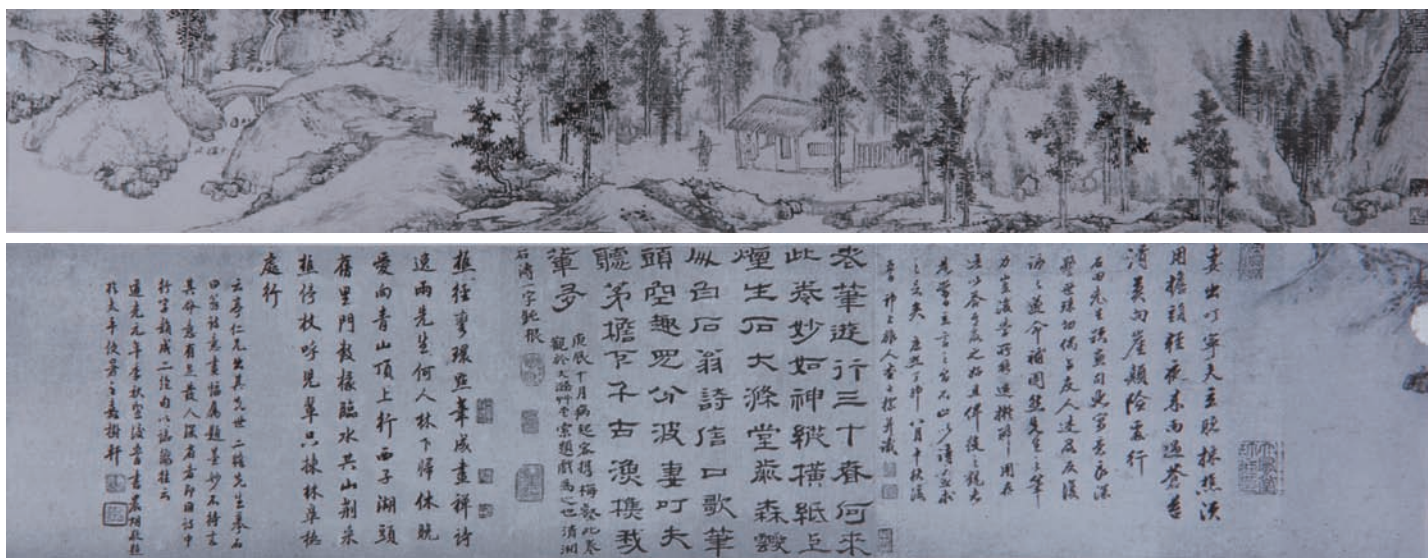


图5 查士标 石田诗意图 纸本设色 纵25.2cm 美国耶鲁大学藏

的作品。该作品款识有云：“偶忆石田先生有题画绝句云：‘看云疑是青山动，云自忙时山自闲。我看云山亦忘我，朝来洗研写云山。’因漫续一偈，并发润师一喝：动静无心云出山，山云何处有忙闲。要知心住因无住，忙处看云闲看山。”^[13]另有查士标《石田诗意图》（图5），款识曰：“妻出叮咛夫立听，采樵渔用担头轻。夜来雨过苍苔滑，莫向崖颠险处行。石田先生题画句也，寓意良深，警世殊切，偶与友人述及，反复咏之，遂命补图，然先生之笔力，岂后学所能追拟耶，用存此以答吾友之好，且俾

后之观者，见当日立言之旨，不止以诗画求之足矣。”^[14]从中可以看出，有明以来诗歌与绘画创作、审美观念的高度统一性，两者互相通融，相得益彰。这也表明了查士标对沈周诗歌意境的借鉴。

查士标学习沈周，除了向沈周学习以外，还藉由沈周而上追古人，尤其瞩目于沈周仿学“元四家”之黄公望、吴镇、倪瓒等人的笔墨技巧，从中学习沈周拟古的方式与观念，强化与完善从“元四家”而来的思想内涵，进而获取师法传统综合的、宽广的学术视野。如查士标在1669年作《山水》册（图6）的一幅上题曰：“拟石田先生法，实步趋大痴，非本家蹊径也。”^[15]诚如其言，查士标在这幅作品之中虽言学自沈周之法，却并非是沈周的“本家蹊径”，而是来源于黄大痴。在这则题跋之中，查士标并没有指出他所临仿的是沈周的哪件作品，或许并无特定的作品，仅是学习沈周捕捉黄公望风格、神韵并与自我之法结合的方式。而在十六年后，他又在现藏南通博物苑1685年二月所作的《仿古山水》八开册之中再次提到模仿石田老人所摹仿大痴画的方法：“子久有大岭图，如未之见图，石田摹本临其轮廓，足称合作也。”^[16]（图



图6 查士标 山水图册之一 纸本墨笔 24.5×31.3cm 上海博物馆藏。



图7 查士标 仿古山水册之一
纸本设色 27×21cm 南通博物苑藏

7) 沈周对黄公望的认识应该是清晰而深刻的, 因为《天池石壁图》和《富春大岭图》这两件大痴名作便藏在他的家中, 他当然可以近距离玩味与研习。

除了黄公望, 查士标对于沈周仿学吴镇的山水也投入了较大的精力。1666年初夏时节, 查士标在南京看到沈周临仿吴镇的画作之后, 在自己的一套《山水》册页中也画了一幅(图8), 并有题识曰: “尝见石田先生画学梅道人, 偶忆其法为之。笔趣森秀, 居然町畦之外。华亭所云: ‘非眼中有能者, 不足与见之也。’”^[17] 在这则题跋中, 查士标认为自己是“眼中有能者”, 有足够的鉴赏沈周、吴镇以及沈周仿学吴镇的作品。沈周学吴镇除了吸收他的湿笔重墨画法与披麻皴法之外, 还融入了浙派“苍逸”一路的技法特点, 把南宋马远、夏珪的劲笔侧锋, 改造得圆转而含蓄, 使画面在整体上显得笔墨苍劲、气势雄健。查士标学吴镇作老笔湿墨, 笔力雄劲, 墨气沉厚, 自然也会学沈

周的“苍劲”。可见, 查士标是将两位先辈画家的风格综合之后一并吸收了。

总之, 查士标通过对沈周的学习, 进而上升到对宋元诸家的取法, 这为他学习传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方面使他兼具了传统各家之长, 练就了深厚的传统修养与精准的造型能力; 另一方面也使他具备了较强的对景写生的创作能力, 反映出对自然造化 and 现实生活的热爱。正是因为这样, 汪灏在《种书堂遗稿》的序言里, 将查士标视作沈周一样的人物加以褒扬: “故明沈石田书画妙天下, 而其诗与题跋尤高出宋元人上。迄今石田诗集海内所争宝, 而当时只以书画名。吾邑梅壑先生, 生平约略与石田同。”“余与梅壑旧居比邻, 自幼时即爱其诗与书画, 尝比之石田一辈。”^[18] “甲申之难”之前的查士标, 在家乡休宁过的是富足的贵公子生活, 不仅家藏丰厚, 而且诗文书画兼擅, 故汪灏说他“生平约略与石田同”。同时也称赞他的诗、书、画可与沈周相比, 故明有沈石田, 到了清初则有查士标。沈周的画在当时是徽商收藏的重点, 价值不菲, 而查士标能与之相比肩。



图8 查士标 山水册之一 纸本设色
23.9×21.4cm 上海博物馆藏

因此,汪灏这席话,不仅是对查士标人品画艺的认可,就现实层面来看,也暗示了查士标在当时极好的书画市场,正像《嘉庆重修扬州府志》所说的“卷轴家家查二瞻”^[9],足见查士标在当时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沈周不仅对查士标的绘画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查士标绘画语言的丰富与艺术视野的开阔,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中国书画》杂志副总编辑)

注释:

[1]《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2]张庚《浦山论画》,《中国书画全书》第10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3]张庚《国朝画徵录》,《中国书画全书》第10册,第445页。

[4]龚贤《山水图》卷,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藏。

[5]程嘉燧《程孟阳集》卷八《题画》,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

[6]胡积堂《笔啸轩书画录》卷上著录《吴在田山水》,有汪洪度题跋。见《中国书画全书》第14册,第294页。

[7]《黄宾虹文集·题跋编》,第64页。

[8]李永昌,字周生,号黄海,休宁皂荚树下村人。工诗,著有《画响》四卷,惜世无传本。姜绍书《无声诗史》称其诗“音调清越,皆阐画理者。”

[9]廖腾燧等修《康熙休宁县志》,康熙二十九年(1690)刊本,“中国地方志丛书”本。

[10]查士标《书画》册十二开之第三开款识。这套册页,设色画六开,对题书法六开,纸本,纵22.4厘米,横17.3厘米,天津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

9册津7-0703影印,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256页。

[11]纸本墨笔,纵19.1厘米,横13.8厘米。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九著录,《中国书画全书》第13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续编》卷一A57-024影印,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287页。

[12]《石田先生诗钞》卷四,见《沈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

[13]查士标《南山云树图》,纸本墨笔,纵25.7厘米,横161.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22册京1-3949影印,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28页。

[14]查士标《石田诗意图》,纸本设色,纵25.2厘米,美国耶鲁大学藏。《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续编》卷一A12-118影印,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页。

[15]查士标《山水》册八开之第四开,纸本墨笔,纵24.5厘米,横31.3厘米,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4册沪1-2514影印,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56-257页。

[16]查士标《仿古山水》册八开之第八开,纸本设色,纵27厘米,横21厘米,南通博物苑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6册苏8-076影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17]查士标《山水》册十开之第六开,纸本设色,纵23.9厘米,横21.4厘米,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4册沪1-2509影印,第252-253页。

[18]查士标《种书堂遗稿》汪灏序,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9]阿克当阿修,姚文田等纂《嘉庆扬州府志》卷七十二《杂志》,清嘉庆十五年(1819)刊本,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1430页。

王学浩年谱（二）

□ 俞建良

嘉庆九年 甲子（1804） 五十一岁

是年，王学浩在吴门刘氏寒碧山庄。

三月三日，王学浩应陈古华太守招，同人游兰亭次韵。诗云：“已往风流现在身，兰亭同禊九年春。山川胜迹凭殇咏，裙屐追陪几主宾。林外群来题竹友，池边重忆换鹅人。山阴内史能供具，不负良游是此辰。”^[56]

秋，王学浩在金陵写梅花一枝，寄翁同龢祖父翁咸封（时任海州学正）。光绪十四年除夕，即1889年1月30日，翁同龢于景运门外

朝房得此，因纪二诗。《题王椒畦画册》：“灯火黄尘九陌闻，峭风薄冷逼残年。消寒韵事犹堪纪，尚负朝房买画钱。易画轩中老画师，先人气谊最相知。湖山中有渊源在，想见金陵寄扇时。跋语：椒畦先生与先祖为乾隆癸卯同年，交谊最笃。甲子秋，先生在金陵写梅花一枝，寄先祖于海州，至今珍弃。此册亦甲子年作。”^[57]

另据阮亨记载：戊午皋亭之游，同人虽有诗，未及为图也。兄既属奚铁生写之。甲子岁（1804），王椒畦孝廉复为作第二图，兄因合

装成卷，复书辛酉、癸亥、甲子各诗于上，侄常生亦有作。^[58]

[58]

又，据徐澄《卓观斋脞录》载：“《石林小院图》，甲子夏余于黎芳师案头见之；师工诗擅书，得汉《曹全碑》遗意，观察四世孙也。余既观椒畦翁《石林小院图》，叹其精绝。”^[59]

同年，王学浩作《琅嬛仙馆图》



王学浩 山水十二开之一 纸本设色 29×40.5cm 汲古轩藏

卷，朵云轩藏；《江亭录别图》卷，故宫博物院藏；《梅花图》^[60]；《秋斋摹篆图》轴，私家藏；《仿元人山水》轴，私家藏；《为阮元作图记皋亭之游》，私家藏。于寒碧山庄作《山水册十二开》，私家藏。

此年春，张鉴考中副贡生。五月，铁保编辑八旗诗章一百三十四卷，赐名《熙朝雅颂集》。是年，汤贻汾作《米贵》诗；姚鼐仍在安徽讲学；翁方纲自马兰峪放回；阮元编成《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凌廷堪在金陵访包世臣；石韞玉为沈复题《载花归去月儿高画卷》；邓石如在任城作“沧海日长”联；黄文旸馆杭州阮元官署中。

同年，刘墉、钱大昕卒。

清嘉庆十年 乙丑（1805） 五十二岁

王学浩在吴门刘氏寒碧山庄。

作《山水》轴，私家藏；《江山远眺图》卷，私家藏。

是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完成。

纪昀、桂馥卒。

嘉庆十一年 丙寅（1806） 五十三岁

王学浩在吴门刘氏寒碧山庄。

春，张问陶因病戒酒，在家养花作画。有“看惯江湖风浪影，始知安稳是收帆”佳句传世。

此年，扬州大水灾，包世臣发书向伊秉绶报实。

汤贻汾作《下河行》记灾。

王昶、朱文藻、钱维乔、钱坫卒。

嘉庆十二年 丁卯（1807） 五十四岁

四月，王学浩在吴门刘氏寒碧山庄，画菊石赠何书田，题云：“书田索画久矣，丁卯四月相约于淞阳草堂，聊为点染，以践宿诺。”^[61]



王学浩 陈鸿寿 陆恢 书画合璧 纸本 32×41.5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又有绢本水墨《山水》轴；《补雷塘葦主像图》轴，扬州市博物馆藏；《旧庐说诗图》手卷，私家藏。

八月，张问陶以御史巡视南城。汤贻汾作《梦粥》诗，反映淮南灾情。石韞玉调任山东按察，作《竹石图》。

嘉庆十三年 戊辰（1808） 五十五岁

王学浩在吴门刘氏寒碧山庄，作《文选楼图》轴，中国美术馆藏；《文选楼图》卷，故宫博物院藏；《补雷塘葦主小像图》轴，南京博物院藏；《松壑鸣泉图》《王学浩、陈鸿寿、陆恢书画合璧》，昆仑堂美术馆藏；《仿董其昌山水图》轴，广东省博物馆藏。另有《仿大痴山水》传于世。

八月，包世臣考中举人；阮元再抚浙，以毛奇龄《四书改错》及己作《论语论仁篇》寄凌廷堪；段玉裁在娄东书院，作《记麦花》，又作文《述书法》；王念孙为段玉裁作《说文解字读叙》；孙星衍著《平津馆鉴藏书记》。

是年，龚自珍十七岁，游太学，见石鼓文，大喜之，于是始为金石之学；阮元刻《天一阁书目》。

潘曾莹生。

嘉庆十四年 己巳（1809） 五十六岁

正月，王学浩在吴门刘氏寒碧山庄，为小云世大兄画《小云吟馆图》卷，私家藏。

七月，张问陶选吏部验封司郎中，回北京后，始有还乡之思。

此年，孙星衍重印宋本《说文》；龚自珍在北京与王昙结为忘年之交；阮元为郝懿行刻《山海经笺疏》并撰序。

洪亮吉、沈复卒；冯桂芬生。

嘉庆十五年 庚午（1810） 五十七岁

王学浩在吴门刘氏寒碧山庄，作《山水图》册，苏州文物商店藏；《浮峦暖翠图》轴，杭州文物考古所藏；《水竹清娱图》轴，私家藏；《青绿山水图》轴，私家藏；《清闷春色图》轴，私家藏；《华夏胜览图卷》卷，私家藏；《山水》轴，私家藏；《江山无尽》四屏轴，私家藏；《夏溪风荷》轴，私家藏。

张问陶部选山东莱州知府，自嘲“老女梦中三改嫁，迷离又到上头时”。

此年，包世臣移家扬州倚虹园，作《策河四略》。

嘉庆十六年 辛未（1811） 五十八岁

王学浩在吴门刘氏寒碧山庄，作《南山晚翠图》轴，苏州博物馆藏；《种榆仙馆第二图》卷，苏州博物馆藏；《仿巨然山水》轴，昆仑堂美术馆藏。

此年，段玉裁为龚自珍取字爱吾，作《外孙龚自珍字说》；包世臣入京，与恽敬交游；阮元在京编四库未收书百种提要；汤贻汾任广东兴宁县都司，作诗歌《种蔗行》；舒位在京作《论曲绝句》论及明代散曲家魏良辅、陆君旸。

臧庸卒；曾国藩、莫友芝、许光治、方玉润生。

嘉庆十七年 壬申（1812） 五十九岁

王学浩在吴门刘氏寒碧山庄，作《仿大痴山水图》轴，上海文物商店藏；《少峰读书堂图》

卷，苏州文物商店藏；《仿王原祁山水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蒲雪图》镜心，曾经张珩收藏；《仿大痴山水》轴，私家藏。

三月，张问陶离开莱州府。龚自珍因父出任徽州知府，随父赴徽州。

此年，钮树玉馆于金陵孙星衍家，作《石刻急就章书后》；包世臣到钟山书院谒见姚鼐，请问治学之要；龚自珍在苏州见段玉裁，玉裁为其《怀人馆词》作序；舒位游绍兴，访徐渭故居，作《青藤诗意诗》；陈奂从段玉裁学，玉裁命代校《说文解字注》；改琦以所作《红楼梦图》征张问陶题；俞正燮作《台湾府属渡口考》。

左宗棠生。

嘉庆十八年 癸酉（1813） 六十岁

王学浩仍在吴门刘氏寒碧山庄。作《仿黄大痴山水图》轴，朵云轩藏；《仿董北苑夏山图》《入山访碑图》，昆仑堂美术馆藏；《仿王蒙山水图》轴，上海博物馆藏；《山水扇面》，私家藏。

是年，王学浩作《六十自述》：“吃饭穿衣六十年，得全耄散总由天。末生稚女娇依膝，尔索雏孙喜踏肩。世事变迁云过眼，生涯局促研为田。但看筇竹同身瘦，得尔扶时便是仙。射策金门有几时，头须镜里已如丝。十年弹铗依人惯，千里缝衣赖母慈。归养幸知衔索早，浪游已悔息陬迟。堂前喜见斑衣灿，欲共儿童学舞嬉。”

四月初五日立夏，张问陶同王学浩、刘公子招集花步。

同月，张问陶从扬州返回虎丘与赵翼、潘奕隽、范来宗相会。七月，龚自珍因夫人去世，应顺天乡试未遂。

此年，周济在苏州，据苏州菜贩学官吏呵殿声作《学呵殿》诗；翁方纲所著《苏米斋兰亭考》刊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刊印。

吴騫、钱大昭、法式善卒；刘熙载生。

嘉庆十九年 甲戌（1814） 六十一岁

王学浩作《寄内》：“家书不厌寄频频，絮语叮咛到米薪。十二年前君记否，几千里外未归人。（余于辛酉年秋，就馆花步刘氏不复远游，屈指十二年矣）”。“我画青山好卖钱，君炊白铁也生烟。堂前合作忘忧草，不藉金萱种北偏。”^[62]又作《漫兴》：“忽忽浮生六十过，人家兴废眼中多。辛勤到底能成业，安乐从来未有窝。三窟营身惭钝拙，一经遗子悔蹉跎。而今学得偷闲法，闲得今朝且任佗。”^[63]

王学浩作《仿古山水图》轴，山西省博物馆藏；《层峦古刹图》轴，上海博物馆藏；《花卉》轴，私家藏；题跋《唐集王书圣教序》册页。

是年正月，张问安作《怀人诗十四首》，其一：“椒畦画绝伦，蒔塘书刷妙。两家结婚娅，仕隐有同调。搔首吴阊门，苍然耿斜照。”^[64]

是年，段玉裁编《戴东原年谱》；汤貽汾所编《画筌析览》刊行；阮元调抚江西，在临川重修汤显祖玉茗堂，刻《十三经注疏》。

赵翼、张问陶卒；洪秀全、孙衣言生。

嘉庆二十年 乙亥（1815） 六十二岁

冬，为杨秉桂作画。秉桂识云：“乙亥之冬，薄游如皋，同人过水绘园，白板双扉，缭以短垣，中惟菜畦稜稜，荒不可治。有矮屋数椽，其影梅庵耶？由此一念，于僻巷闲门，遇风鬟雾鬓，仿佛小宛其人者。时值短景匆促，即理归棹，归后二月，乞椒畦丈写《访影梅庵图》，作墨兰小幅易之，并记其事。”^[65]

是年，王学浩作《序诗图》卷，故宫博物院藏；《观松图》轴，著录于《清末民初书画艺术集》。^[66]

此年六月，龚自珍作《黄山铭》；曾国藩五岁，始上家塾。此年，石韞玉为张问陶编刊《船山诗草》成，有诗云：“文园遗稿叹丛残，手为删存次第刊。名世半千知己少，寓言十九解人难。留侯慕道辞官蚤，贾岛能诗当佛看。料理一篇亲告奠，百年心事此时完。”

梁同书、姚鼐、段玉裁、伊秉绶卒。

嘉庆二十一年 丙子（1816） 六十三岁

据《大涤山房诗》记载，是年秋，黄丕烈招同潘榕皋、吴玉松、石琢堂、王铁夫、张蒔塘菊觴小集。以《松颠阁图》征题。阁在理安寺，寒石上人主讲时留客茶话所也。寒石上人圆寂后，黄丕烈慨想旧游，属王椒畦绘图。

夏，王椒畦招盛大士同郎澹翁集学圃，为盛大士作扇头淡墨山水。^[67]

此年，王学浩作《青藜馆图》，上海文物商店藏；《栖霞策蹇图》卷，私家藏；《仿黄鹤山樵山水》轴，私家藏。

江藩为募资刻书至杭州，友人为作《募梓图》；阮元调抚河南，迁湖广总督；王芑孙、改琦、钦善、梅春、沈慈等军在松江聚会，钦善作《云峰寺同游姓名记》；王昙作《苍梧异松图》；盛大士客浙江东阳，作《东阳署斋论画歌》；改琦为李均嘉作《红楼梦图》成。

崔述、庄述祖、杨凤苞卒。

嘉庆二十二年 丁丑（1817） 六十四岁

是年十月，黄丕烈偕石琢堂廉访、王椒畦孝廉、张蒔塘大令间赴海昌，流连匝月，燕饮唱酬。维时顺德张云巢司马（青选），任东防同知，招集听潮吟馆餐菊。以“夕餐秋菊之落英”，分韵赋诗。又，余姚朱少仙学博招集学舍之绕竹山房。又偕少仙自州城近游至马桥，马笪谷舍人邀集古芸斋信宿。马两如部郎（式钰）招集春星带草堂、马容海光禄（汶）招集云石山房，各为赋诗。又为笪谷题《碧萝仙馆图》；为荣海题“约云石”，即吴将军赠查伊璜孝廉（继佐）故物。（标按，今在石门湾东之福严寺。）最后至长安镇，朱紫烂舍人（蔚）招集盟兰山馆，赠诗甚多。舍人合编为《盟兰唱酬集》两卷。椒畦为作《修川雅集图》，又为马笪谷作《小桐溪馆图》。盖以马桥亦名小桐溪也。^[68]

此年，王学浩于寒碧山庄作《拟黄公望山水》轴，私家藏；作《仿王蒙山水图》轴，河北省



王学浩 仿大痴山水 纸本
133×32cm 汲古轩藏

博物馆藏；《层峦浮翠图》轴，朵云轩藏；《仿古山水》四屏条，私家藏。又有《修川雅集图》《小桐溪馆图》^[69]；还有《自书诗作书法》二开，纸本镜片，私家藏，题识云：“嘉庆丁丑新正，余既为节庵先生仿宋元各家画法，册有馀幅，并录近句呈正，椒畦弟王学浩稿。”其诗叙述了作者人生的状态，诗云“齿豁头童一腐儒，问渠世事半模糊。黑甜到枕无官梦，楮白堆床有画逋。老伴尚资齏臼在，故交唯觉酒杯孤。待他九九寒消尽，又见春田放牧图。常恨家无避债台，蓬门今始向人开。长身饱吃笔耕饭，冷眼厌看轴转财。剩水残山偏作势，繁弦急管总生哀。从来世事如烟过，吾道无如酒一杯。白日无端供苦吟，也知灯火是光阴。身存且作（索）营裘计，岁暮空怀揽辔心。归树晚鸦犹哑哑，到窗寒鼓已沉沉。东华几度游仙梦，落叶空山何处寻。六十莱衣着者稀，无官谁道事亲非。已知茵厕由天定，敢共晨昏与愿违。梧馆年年添白发，萱庭日日恋春晖。犹嫌一水娄江隔，远望何曾可当归。日暮天寒翠袖长，不堪倚竹坐匡床。牵萝无计犹空手，补屋谁知是热肠。镜里看花征事业，江边系筏信行藏。少时曾读坡公传，千载心期托范滂。只有天伦乐事多，一堂四代复如何。童孙抱膝璋能弄，弱女窥奁镜自磨。

夜夜灯前看骨卜，时时楼下听山歌。痴顽任极鱼龙戏，博得慈亲一笑过。”

同年，秦恩复为所抄李清照《打马图》题跋；邵堂在北京为翁方纲题《元祐党籍碑》拓本；潘奕隽为瞿颀题《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画卷；瞿颀七十六岁，在苏州平江书院执教。

王芑孙、恽敬、王昙卒。

**嘉庆二十三年 戊寅
(1818) 六十五岁**

王学浩作《仿大痴山水图》轴，昆仑堂美术馆藏；《梦游天姥唱和卷》，私家藏。

此年，包世臣就苏州、扬州两地制笔工，谈制笔经验，作《两笔工语》；江藩在广州，阮元为其刻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汤贻汾改官山西灵丘都司，为胡式钰作《嘲雪图》；瞿中溶在长沙编湖南金石志，作《天中瑞景图》；严可均为倪颀所编《洗桐楼集古印章》作序。

翁方纲、吴锡麒、孙星衍卒。

**嘉庆二十四年 己卯
(1819) 六十六岁**

王学浩作《山水花卉四条屏之一》，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仿云林山水》轴，私家藏；《仿赵松年山水》，私家藏。

正月，嘉庆帝六十生辰，颁诏天下，普免各省逋赋。此年，钮树玉访晤龚自珍，与谈

江南戏剧界事，龚氏遂作散文《书金伶》，描写苏州昆曲著名艺人金德辉；曾国藩九岁，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改琦、蒋宝龄、翁广平在南京结交；包世臣、张琦同客济南，包氏著《历下笔谈》。

吴翌凤卒；杨岷生。

嘉庆二十五年 庚辰（1820） 六十七岁

何时希于是年冬，过昆山，访王学浩。^[70]

王学浩作《仿黄鹤山樵山水图》轴，无锡市博物馆藏；《花卉山水图》册，辽宁省博物馆藏。

是年七月，嘉庆帝仁宗颙琰在热河避暑山庄病卒，在位二十五年。终年 61 岁。八月，嘉庆帝第二子智亲王旻宁即位，是为宣宗，翌年改元为道光。此年，张祥河登进士第；阮元始立学海堂；陆继辂在合肥任教，作《包拯画像记》；吴慈鹤为吕星垣题《江山万里图》。

黄文旸、焦循卒。

道光元年 辛巳（1821） 六十八岁

王学浩作《山水图》轴，四川省博物馆藏。另作《富春寄隐图卷》，私家藏；《锁闾诗梦图》卷，私家藏；《山居读书图》，私家藏；《仿古山水》四屏条，私家藏；《仿董其昌山水图》轴，南京博物院藏。《富春寄隐图》，款云：“改亨嗜余画，余为点染多矣。嘉庆丁丑五月曾作溪山清逸图横卷，颇得大痴真趣，改亨之意倦倦未已也。今年夏后过娄东，写研溪竹堂，竹林矮屋，清簌萧然，恍置身邱壑中，因更仿大痴富春寄隐图赠之并识，时道光元年五月，椒畦浩。”今广州市美术馆藏。

此年，俞正燮、宗稷辰中举人；盛大士作《疏林远岫图》。

吴鼐、彭兆荪卒；俞樾生。

道光二年 壬午（1822） 六十九岁

王学浩作《仿王诜层峦古刹图》，现藏南京博物院。《潘氏三松堂书画记》：“王晋卿层峦古刹图设色清苍，用笔沉着，偶仿其意不

袭其貌。壬午七月廿有四日写于山南老屋。”^[71]又作《仿梅花庵山水》轴，私家藏；《秋夜读书图卷》，私家藏；《富春一角》手卷，私家藏；《仿大痴设色山水图》轴，私家藏。

此年，龚自珍作《与人笺论石经五事》等；顾广圻为宋翔凤题《扬州诗意图》；盛大士为王相作《云山仙籁图》；吴德旋为陆继辂题《冷宦闲情图》；改琦在苏州为蒋宝龄所著《墨林今话》跋；张金吾编成《金文最》；冯云鹏编



王学浩 仿梅花庵山水轴 纸本
133.5×63.5cm 私家藏

纂《金石索》。

陈鸿寿卒。

道光三年 癸未（1823） 七十岁

王学浩《癸未元旦》赋诗二首。其一：“手炷清香答四恩，一声爆竹乍开门。邻家插柏檐留翠，路井收壘水不浑。堂上献椒先奉母，阶前舞彩且携孙。满园生意春如许，鸟弄花枝日正暄。”其二：“尧天幸作太平民，吃饭穿衣七十春。耕凿空知酬帝力，草茅也许贺元辰。扫除未觉门庭旧，展拜从看冠履新。共说岁朝乌漉秃，丰年预卜俗还淳。”^[72]（吴中有“岁朝乌漉秃高低，田稻一齐熟”之谚。）

王学浩自居新构落成，颜之曰易画轩，诗以纪事：“昔我之居仅容膝，今我之居足容席。昔为厂（庵），今为轩，三间四架高言言。不用庀工不费钱，此轩得之真偶然。吴门朱君匠氏豪，手挥百万轻如毛。忽然嗜癖到我画，愁我屋小小心郁陶。癸未四月之十日，遂领群工来我室。易旧翻新转手闲，顿令阨塞开心颜。借问易轩直，十幅纸上墨。以画易米古所闻，以轩易画今尤特。从来罕事不浪传，即此名轩亦已得。”^[73]

又《自题新构》：“四架三间易画轩，竹篱以外即唐园。经时不断花枝艳，入夏犹资绿荫繁。墙亚让山常入座，室宽容膝足开尊。近来偏爱心居好，无论阴晴不出门。”^[74]

自为斋名《易画轩》诗云：“无事轩中坐，窗扉书不关。诗能留白日，酒可送青山。春到不欺老，客来偶借闲。拭从尘俗看，似已远人间。”^[75]

王学浩为新邑城隍庙大云堂画山水并题：“高堂忽地起峰峦，密树重崖六月寒。七十老翁挥健笔，画图留与世人看。”^[76]

此年春作《寒山静寂》轴；夏天，王学浩作《仿元人青绿山水图》《仿高房山意图》《仿黄鹤山樵图》《仿云林山水图》春、夏、秋、冬四屏条，天津文物商店旧藏；秋作《溪山无

尽图》轴，私家藏；《仿大痴山水》轴，黄宾虹经眼，私家藏；《仿大痴山水图》轴，南京博物院藏；另有《溪山无尽图》轴，昆仑堂美术馆藏。

是年七月，龚自珍母卒于苏松道署，即解职奔丧。九月，江浙两省水灾严重，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致书常熟杨景仁论救水灾事。此年，钱泳著《履园书事》；改琦写《绿珠小像》；潘奕隽为林则徐扇面题《孤山补梅图》。

余集、赵怀玉卒；张裕钊、李鸿章生。

道光四年 甲申（1824） 七十一岁

是年，为了追忆宣南诗社的活动，潘曾沂曾请当时的名画家王学浩为之画了《宣南诗会图卷》（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将诗社成员吟咏时的神态画得栩栩如生。画面上有山有水，画中人物是“一人坐檐楹，一人立阶所，二人前据梧，三人后隐几，复有空庭下，二人同徙倚”。王学浩在画尾题署“甲申仲冬中翰为功甫兄画于山南老屋之易画轩”。……这幅图可谓宣南诗社的重要文物。……《宣南诗会图卷》画成之后，潘曾沂曾邀请诗社的参加者及贤达名流为图卷赋诗作文，先后题咏者有近三十人之多，林则徐还题写了《题潘功甫舍人宣南诗社图卷》一诗，这首诗的真迹，至今还为林氏后裔所保存。^[77]

另有《仿高克恭山水图》轴，无锡市博物馆藏；《梦游佛境图》卷，私家藏；《仿云林山水图》轴，私家藏；《仿巨然山水图》轴，昆仑堂美术馆藏；《马鞍山图》卷，南京博物院藏。

是年，王学浩作五律《偶成》一首：岁月漫蹉跎，忽忽七十过。眼前平辈少，地下故人多。漕运还成梗，边陲正荷戈。踌躇此身世，未得道高歌。^[78]

同年，龚自珍在苏州守母丧；蒋宝龄作《秋光满径图》；曾国荃生。

道光五年 乙酉（1825） 七十二岁

是年，王学浩作《乙酉元旦》七律：无风始得北窗开，喜揖青山入座来。云气四垂占岁稔，阳和一气放春回。窗间但见人烟动，堂上常虚客礼陪。筋力自知非复昔，暂逃酬应亦悠哉。^[79]

又作《杂兴》诗：“日来无事且优游，饱吃三餐拥一裘。诗到熟时方称意，人当老去莫回头。渐消块垒胸中尽，不断云烟眼底浮。身世匆匆还有几，忘思骑鹤上扬州。自觉精神老未甘，如何筋力已难堪。倦因劳发非关病，吟为情枯乃更耽。易画轩能供客座，木兰舟许作诗龛。白云岭上堪怡悦，除却樵人与孰谭。不是空山老斲轮，闲居爱作苦吟身。放开眼界乾坤大，发出心苗草木新。三折肱为医国手，东家施是效颦人。放言若许从元白，未必前尘即后尘。有客西齐拥鼻吟，闭门只是雨潇潇。千重云拨摩天手，一缕阳生捧日心。古鼎斓斑非近玩，朱弦疏越有遗音。诸公未入宝山去，且听成连海上琴。”^[80]

此年，王学浩作《仿元人山水图》轴，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仿北苑山水图》轴，朵云轩藏；《仿元人山水图》轴，上海文物商店藏；《仿古山水》，私家藏；《仿古山水》卷，私家藏。

是年十月，龚自珍守母丧服满，客居昆山。十二月十九日，龚自珍得汉凤纽白玉印一枚，文曰“婕妤妾娟”，明李日华六砚斋旧藏。

同年，黄丕烈在苏州元妙观西侧开设滂喜园书店。与石韞玉、彭蕴章、张吉安等在苏州结问梅社。黄丕烈卒。

道光六年 丙戌（1826） 七十三岁

九月，五十八岁的潘世恩同理斋携子侄到昆山应试。访王学浩于易画轩，琴书错陈，山翠环绕，煮茗清谈、洒然尘外，椒畦以所画山川便面见赠。^[81]

此年，王学浩作《仿古山水》，仿营邱法，朵云轩藏；《南邻感旧图》册，与钱杜合册，杭州文物考古所藏；《仿北苑山水扇》页，无

锡市博物馆藏；《山水图》册，上海文物商店藏；《仿宋元山水》册页，私家藏；《青山红树图》扇页，南京博物院藏。

又有《仿董北苑平湖垂钓图》轴，款识：“道光丙戌二月，偶得董北苑《平湖垂钓图》，奉读之竟日，大有悟入处，即拈此仿之，求神似不求形似，知此中三者当不以余为河汉也。”昆仑堂美术馆藏。

另有行书《题奉鹿樵观察》：“鹿樵观察廊庙才，持节河东理盐策。剔厘积弊尽公私，幽隐下情无间隔。政成一骑赋归来，入门粲粲陔华白。教孝从来有特恩，传家亦自留先则。不见潞河归棹图，恰与此图前后相接迹。丙戌夏五题奉鹿樵观察大人削正。椒畦王学浩拜稿。”昆仑堂美术馆藏。

是年春，龚自珍为王学浩画贻李增厚《梦游天姥图手卷》补题，跋云：“李郎断梦无寻处，天姥峰沉落照间。一卷临风开不得，两人红泪湿青山。余见此卷在君失恃之后一载，非诸诗人题墨时也，兼有同抱，故其言如此。仰山表姑丈大人正，龚自珍，时丙戌春。”^[82]

戈载作《填词图》；蒋宝龄作《论近人画十二绝》。

道光七年 丁亥（1827） 七十四岁

王学浩作图并题诗七律一首《自题携杖图》：“七十四人犹奉母，不称老自是恒言。差堪行步日三里，未藉扶持藤一根。盘粒岂能甘苜蓿，陔花惟种欲金萱。也知杖国行年过，此礼聊从图画存。”又，跋云：“君奉母至孝，母寿九十有四而终，君年亦七十四矣，尚依依如婴儿之恋其母。地方有司以君母节孝闻于大府，请旌如令綽楔标于闾人，子事亲至是，可以无憾。而君顾欣然若不足也。君居乡束修自好，尝以嘉言善行表率其乡，人修《昆新两县合志》，建节孝祠，设义学，立敦善堂，收埋道路无主之尸，凡诸善举，皆君为之倡。”^[83]

四月，作《仿董巨山水图》轴，私家藏；

又有《仿巨然山水》，浙江省博物馆藏；《山水图》轴，无锡市博物馆藏；《仿赵欧波山水图》轴，浙江省图书馆；《仿古山水四屏》（仿黄鹤山樵、仿巨然、仿沈石田、仿赵鸥波）轴，昆仑堂美术馆藏。

是年四月，龚自珍投牒更名易简。十月，龚自珍自道光元年（1821）以来七年所作诗一百二十八篇及其他文稿，收集整理。

此年，包世臣作《书桃花扇传奇后》，谈《桃花扇传奇》历史背景；魏源到苏州，访包世臣；阮元著《塔性说》；汤贻汾作《归云庵观孙太初诗迹》诗；郭麐为所见宋韩琦《观鱼轩诗墨迹》作跋；宋翔凤在安徽旌县任教，为旌德吕氏所藏昆山《陈圆圆像》题诗；改琦、郭麐、谢堃在淮安聚会，琦以所作《卖珠图》贻堃。

钮树玉卒。

道光八年 戊子年（1828） 七十五岁

是年六月十九日，吴映奎致潘道根手札：“承示诗稿二帙，雨窗无事，细细读之，知比日造诣益深，将与古人抗衡。因亟袖一帙，与王椒翁（学浩）共赏之。椒翁一见，极加叹服，谓不图今日有此诗人，因留置案头。阅数日，椒翁到舍袖还，则悉加紧评点，且作五古一章书于后。玩其诗意，其倾倒足下出自本心，非故作应酬语也。语次淳淳，嘱弟转致，入城时必得一晤为快。”^[84]

八月十九日，吴映奎致潘道根信札云：“《医学读书记》，椒翁已题诗卷端，特寄还邳架，可登收之。”^[85]

十月五日，潘道根作陪吴银翁访王椒畦于山南老屋，别后奉寄诗四首：一、“客忘修刺主忘迎，真率矫情以淡成。筇杖瘦添腰脚健（时椒翁足疾甫愈），梅花寒映鬓须清。久钦老辈风期远，自愧粗材礼数生。片石韩陵何足齿，只无一字到公卿。”二、“绕榻书如鸟构巢，出檐竹有拂云梢。人归洛杜香山里，地似廉泉让水交。图就《辋川》携画读（承以新制山水

见示），怀来胡饼借书抄（借抄饮鹤山人《贯珠集》七卷）。春秋佳日多清暇，莫厌频将白板敲。”三、“廿年桑梓挹兰芳，未得雍容杖履旁。姓氏何当留齿颊（承惠赠言，有“立品高迈”之褒），文章尚拟析豪芒（辱赏鄙制古文，题诗见许）。几曾任昉能诗笔，却许彭宣侍讲堂。垂后著书吾岂敢，逃名久已学韩康（椒翁题余《医学札记》，有“名山之业，且待君记”，故云。）”四、“曾记寅山二老儒，石田亲为写幽居。高人自惜情多胜，好事知君定亦知。十里青山词客艇，一弓水竹野夫居。平生知己多无子，好画梅花伴读书。”^[86]

又《隐求堂日记》载《奉酬椒畦王先生》：平生事贤意，今人何必古。二三丈人行，谈及首先俯。贫贱不自聊，量力守环堵。亦欲振衣从，每愧面尘土。一昔蒙振拔，馁气思再鼓。惜此樗栎姿，愧负大匠矩。赠言亦已夸，览读为眉舞。既见胡不瘳，三复郑风雨。幸通彼我怀，慎勿分门户。只愁黄钟撞，奈何厕瓦釜。^[87]

是年，王学浩作《短歌行》六解：“一、人生在世，如棋在盘。反白为黑，生理则难。二、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悠悠身世，七十五年。三、有酒且饮，有饭且餐。遇声能听，逢花得看。四、谁无骨肉，谁无交亲。死丧疾病，痛痒关身。五、磐磐如石，明明如月。我有爱心，何时可掇。六、今朝华屋，明日山邱。达达委化，我慕庄周。”^[88]

此年八月，潘德舆、李文瀚中举人；龚自珍著书多种；安亭人为纪念归有光，创办震川书院，黄汝成作记；包世臣客扬州，作《吴谐》；方履箴以所著《金石萃编补正》稿本交顾广圻。

屠倬卒。

道光九年 己丑（1829） 七十六岁

是年正月初三日，止翁访潘道根春园宅，因同访王学浩于山南老屋。承留饮，兼以新作见示，并导游易画轩、钓篷诸胜。园中梅花百馀株，已破萼矣。约花盛时再访，因郑重而别。^[89]

同日，潘道根题王学浩园林：朝市何如小



王学浩 仿元人青绿山水轴 纸本
95×33cm 私家藏

隐宽，短筇乌帽好盘桓。山回蒋诩家三径，水著詹何钓一竿。槛外花明春意净，檐前树绕昼阴团。主人别有烟霞癖，画尽峰峦入卷端。

同日，王学浩题自作山水：“如此溪山画与人，得钱亦可告钱神。平生造孽无多事，刻削天工太损真。”^[90]

正月廿八日，王学浩赠潘道根诗云：“与君相见哪嫌频，淡淡交情意自亲。尺水丈山曾不远，青松翠竹必为邻。飞扬且任蓬心客，寂寞偏留冷眼人。几度履綦看户外，从来蹑不到街尘。”^[91]

二月初三日，潘道根依韵奉酬王学浩：难得经过岂惮频，交情如水转相亲。谈深一夕堪千古，道合天涯似比邻。已息飞扬抛世虑，聊甘寂寞作陈人。知公爱我非无意，亦厌元规扇底尘。^[92]

二月初六日，潘道根入城，访止猗先生，访王学浩先生。时患气逆，定旋覆代赭石汤方。又为德配暨令孙诊视，因留饮。同席者，徐香岩、王怀方。饮毕，坐钓篷看梅。时花已盛开，池中水亦长尺许矣。是夜留宿息斋中，晤嘉定和耕云。耕云从昆山王学浩受六法。《嘉定志》有记载。高弟，崇明和亲仁，号耕云，嘉定今属上海人。^[93]

二月十四日，王学浩见怀二首：“其一、一树梅花一忆君，依依落日霭停云。此时独立梅花下，清磬空山何处闻。其二、门外行舟也自停，迢迢一水忆梅心。闲来隐几书斋坐，独对无弦壁上琴。”^[94]

二月廿七日，潘道根接王学浩札：“十日不见，悠悠我心。每对清风，辄思元度。特以无事，不敢相招。昨吴韦庵来舍间讯，因其女东仍欲请仁弟诊脉。托(愚)转约，望即来舍。若能留宿，则更好也。日日门前听足音渺然，空谷自遐心。今朝幸有印须，便静俟清风，豁素襟。午后，命舟入城，访椒翁。晤茸城颜朗如(炳)。访止翁不值，宿息斋中。与王芝香、钱小楼、颜朗

如夜话。”^[95]

二月廿九日，潘道根借王学浩《三因方》若干卷、《颜真卿集》十五卷、《宋文宪集》若干卷，与椒翁、芝香、朗如分袂。椒翁处，观宋元人书画幅一册，吴郡《王声画西厢》一册，箴石孙钱已山《花卉》一册，王耕烟《山水》，杨子鹤《青山绿水》，董香光字轴，宋克墨迹《绍兴云间志》。^[96]

四月廿五日，潘道根从王学浩处借读《宋文宪公全集》共五十三卷，王学浩遂以见赠。^[97]同日，王学浩集中有题《画梅》见赠之作，而画未见，作此奉寄：“何时驿使寄天涯，岂是通灵化去耶？词客共知春有讯，美人奈以梦为家。空传疏影横斜句，不见繁枝乱插花。踏壁孤吟凭想象，闲窗啜尽数杯茶。”^[98]

五月十三日，潘道根怀王学浩诗：“舫斋屡过记春初，捧袂清谈愧起予。下榻特教营纸帐，开尊亲为钓池鱼。白驹不觉兼旬逝，黄耳难传一纸书。伏枕漳滨怜寂寞，题诗为问近何如。”^[99]

六月廿四日，潘道根收到王学浩来札：“两月未晤，想念殊深。顷接手书，藉稔暑祺清胜为慰。医书二种已收到。《三因方》仆未经细读，故误处均未改正。今得仁弟为之校刊，大妙。仆之近日，气急稍可，因天暑不出门。日惟作画，颇觉闲适。久未作诗，未知仁弟有近作能示我否？内人病未脱体，有便来城，望过我一诊。无以伴函，有画扇一柄奉鉴，幸晒存之。顺候近安不具。”^[100]

十一月初八日，潘道根入城，访邵庵丈、吴江诗人张春水（澹）。同春水访王学浩，别后访吴止猗丈。^[101]

十一月二十日，潘道根题王学浩作于易画轩壁上画《松》。^[102]

是年，潘道根从王学浩所得见孙君《苏门停云馆医问》，仅喉科一种。王学浩游岱后，潘道根久不至山南，书亦未知存亡。^[103]

暮春，王学浩作《仿元人青绿山水》立轴。

画上另有其高足颜炳跋语云：“此吾师手笔，藏篋中已二十余年矣。吾师于六法深入元人堂奥，每作一艺，持兼金来购者踵相接。炳亲承指授，所得画幅最富。半为亲友持搢殆画，捡得此小帧，亟付装池。时庚戌夏六月十有二日，颜炳谨识于十二长生长乐之堂。”

春，龚自珍会试中式，赐同进士出身。此年，蒋宝龄为程廷鹭题《画山楼图》；汤贻汾作《官船谣》。

改琦卒。赵之谦、张鸣珂生。

道光十年 庚寅（1830）七十七岁

八月廿四日，潘道根收到王学浩来札，以张若木邀诊入城，访椒翁，为其令孙诊。遂访若木，为其诊，又为其令嗣柳人诊。承留饮，同席者元和蒋三岛（步瀛）、同里杜希斋（邦桢），宿椒翁宅，晤安亭钱墨（钧）、吴江张春水（淡）。录椒翁《题眠琴窝图》：“此图深处我曾眠，旧梦寻来已廿年。壁上素琴仍好在，当时相赏是无弦。数间老屋绿阴沉，中有幽人写素心。热客不来花落几，钩帘先与奏瑶琴。”^[104]

九月十八日，王学浩赠潘道根“济物利人非分外，布衣疏饭亦家常”句。^[105]

十月初七日，潘道根题王学浩画《松》七绝三首：“其一、涧松磊砢龙作鳞，上有菟丝下伏灵。灵能驻颜恐补益，寿与龟鹤齐年龄。其二、松花堕地一寸厚，松下鹖冠伊何叟？方瞳绿发仙中人，拾取松花酿春酒。其三、酒酣画松势插天，酒气拂拂十指传。淋漓欲令真宰泣，颓然放笔三千年。”^[106]

同年三月，王学浩为铁卿作《梦萱图》，于山南老屋之易画轩。昆仑堂美术馆藏。又有《清仪阁图》卷，上海文物商店藏；《马鞍山图》卷，故宫博物院藏；《设色浅绛山水卷》，私家藏；《仿云林山水扇》页，常熟市文管会藏；《仿王蒙山水图》轴，昆仑堂美术馆藏。

此年，包世臣编次所著为《小倦游阁文集》，又初定所著《艺舟双楫》；程廷鹭、朱绶、沈

传桂等游苏州天平山，作《游天平山记》。

李汝珍、潘奕隽卒；翁同龢生。

道光十一年 辛卯（1831） 七十八岁

正月初五日，王学浩书赠潘道根：“贫能知足心常富，贱不求人道自尊。”^[107]

六月十七日，潘道根访王学浩，承赠楹帖及颜朗如画《梅心隐居图》。^[108]

是年王学浩作《仿董源山水扇图》页，上海博物馆藏；《仿云林山水图》轴，上海博物馆藏；《篆书八言联》，上海博物馆藏；《千山浓绿图》轴，重庆市博物馆藏；《仿巨然山水图》轴（纸本），山西省博物馆藏；《仿巨然山水》轴（绢本），山西省博物馆藏。另有《仿米家山水图》轴、《仿大痴山水》轴、《仿米家山水图》轴、《山水》轴、《仿大痴山水图》镜片，均为私家藏。还有《虞山看枫图》轴及《山居图》轴^[109]。

是年冬又在三十三前所作《浮岚暖翠图》上题，跋语云：“此帧余在豫中时，鲍双湖阁学以此纸属画，呵冻作之。今忽忽已三十余年矣。题之不觉怅然。辛卯仲冬。学圃浩又题。”

是年六月，阮元任云贵总督。八月，朱绶、莫友芝、华长卿中举人。

郭麐卒。

道光十二年 壬辰（1832） 七十九岁

元旦，王学浩作《壬辰元旦口占》二绝：其一、“老年筋骨日衰疲，拜跪何能效客为。可惜新年好行乐，随身只有大炉宜。”其二、“偶然闲步到园林，门外犹然听足音，试看梅花开也未，数枝漠漠向春阴。”^[110]

正月初五日，潘道根入城。饭后，复访王学浩先生于蛰室。阅文衡山《雪景》小幅，并恽南田写意花卉。别后，访韦庵、石芸，均不值。^[111]

二月十四日，潘道根入城，唁王学浩令孙之戚。晤宝山李穆卿孝廉、吴江杨辛甫秀才、太仓李松溪同学、吴县张淡娱秀才。王学浩有两孙之戚，诗以唁之，兼慰芝香大兄：“息斋下榻记前年，琅琅书声到枕边。满拟榜花看并揭，岂期恶耗竟双传。人琴恻后弦皆绝，池草枯时梦不圆。想见九泉应对泣，重帏望断白云悬。”（按：椒畦为昆地名流，芝香为椒畦之子。两孙即芝香子也。



王学浩 仿米家山水图轴
纸本水墨 171×47.5cm 私家藏

自两孙殒，而椒畦即卒。不三年，而芝香又没。椒畦本支遂无矣。存此，足以考见名人后裔之凋零。芝香仅有嗣子，家门从此多故，见后卷）。

潘道根借王学浩《黄文献公集》，共二十五卷，嘉靖十年甲戌，仙居张俭存礼重编。

同日，王芝香遣舟持札来候，以王学浩重病也。

十六日，王学浩病笃，潘道根床前握手为永诀，痛甚。

十七日，王学浩卒，寿七十九。

二十日，午刻，葛爱莲和耕云舟来，同至塘南鸭脚浜葛家渡，潘道根为王学浩相墓地。更余，至北塘，宿翠碧山房。

廿四日，潘道根草王学浩先生挽诗：“山川清淑笃生贤，祭酒文坛四十年。一代盛名今古绝，千秋月旦始终全。山龙未展弥纶手，桃李都归长养天。回首玄亭趋走地，尘埋遗榻一潸然。”

挽联：“六年前泪染莱衣，此日黄泉随老母；半旬内霜催谢树，那堪白首痛文孙。”

二十六日，潘道根入城，哭奠王学浩，晤王半岩沁园、葛恕园。^[112]

五月初一日，潘道根哭王学浩：“少微掩光芒，耆旧日僵仆。末学渐支离，伊谁寻先路。节义乃藩维，斯言洵可据。先生真隐沦，黄发老韦素。修名可千春，视世犹旦暮。悲哉一鉴亡，那有黄金铸。从知萧散姿，已挟神仙具。闾阖叩云扉，青冥餐濯露。两骖驾玄鹤，空蒙自驰骛。怜余局世涂，涸辙似蛙鲋。引领神为伤，悠哉缅遐步。遗榻委琴书，俨如陪杖履。凄凉坞中梅，寂历池边树。老泪无处倾，荒江日东注。”^[113]

十二月十二日，王学浩葬葛家渡新茔。^[114]

王学浩先生曾自作诗云：“戴弁戕戕入庙才，徂基先要自堂来。事无凌节分前后，心为梦丝结不开。放马识涂何一一，解牛导窾孰恢恢。平生梦想经纶业，筋力衰时志已灰。”^[115]

又：“一个江南老画师，兼将徐兴学吟诗。亦思秉烛夜行疾，已悔中原采菽迟。闲对水流云起处，静听花落鸟啼时。”^[116]

叶廷琯挽椒畦王学浩先生诗：“东南耆旧多零落，一殿灵光又遽倾。夏统早年传独行，韩康举世识高名。老从园圃征经济，闲借云烟写性情。怅我春江迟鼓枻，封书回忆涕纵横。”^[117]

印康祚题《王椒畦先生像赞》云：“猗欤先生，今之古人，托画以鸣。画虽一艺，正法眼藏，百世一灯。天假胸怀，写其郁勃，无师犹兴。与吴黄王，血战而出，一队自成，必有定论。四王而五，狎主齐盟。先生仙去，玉山写照，娄水前横。”^[118]

吴昌硕题《王椒畦遗像》云：“山南老屋八九间，玉峰寒色沧浪天。椒翁孝廉古儒者，嘉言善行后进硕学之导源。眉间风色冷如此，不着一尘见衣履。事母孝亦事天明，天意人心贯一理。当年我母弃养父亦病腰腹，浩劫初平更蒿目。先生肯赋孤儿行，梦中示我凄然读书画。涉趣赖有真性情，篆籀出之岩壑纷峥嵘。先生大嚼吾亦分其羹，庶几程能生马青宁还生程。”^[119]

（作者为昆仑堂美术馆馆长）

注释：

[56] 王学浩《易画轩诗录》卷三，道光甲午（1821）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100页。

[57] 翁同龢《瓶庐诗稿》卷四，民国八年刻本。

[58] 阮亨《瀛舟笔谈》卷九，清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59] 徐澄《卓观斋胜录》，利苏印书社，1939年，第31-32页。

[60] 出自翁同龢《题王椒畦画册》，见《瓶庐诗稿》卷四，民国八年刻本。

[61] 何时希编《清代名医何书田年谱》，学林出版社，1986年8月，第23页。

[62] 王学浩《易画轩诗录》卷三，道光甲午（1821）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118页。

[63] 同上，第153页。

[64] 张问安《亥白诗草》卷八，《清代诗文集汇编

44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

[65] 杨秉桂《潜吉堂杂著》，《丛书集成续编 第84册 子部》，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75页。

[66] 台湾历史博物馆编《清末民初书画艺术集》，1998年，第158页。

[67] 盛大士《溪山卧游录》卷三，《清代传记丛刊·艺林类7》，明文书局，1985年，第512-513页。

[68] 江标《黄芑圃先生年谱》卷下，冯惠民点校：《黄丕烈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第75页。

[69] 江标《黄芑圃先生年谱》卷下，冯惠民点校：《黄丕烈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第75页。

[70] 何时希编《清代名医何书田年谱》，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35页。

[71] 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十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

[72] 王学浩《易画轩诗录》卷六，道光甲午（1821）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45页。

[73] 同上，第48页。

[74] 同上。

[75] 同上，第71页。

[76] 王学浩《易画轩诗录》卷七，道光甲午（1821）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103页。

[77] 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文化史论》，天津出版社，1999年，第342页。

[78] 王学浩《易画轩诗录》卷六，道光甲午（1821）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81页。

[79] 同上，第67页。

[80] 同上，第68页。

[81] 潘世恩《思补老人手订年谱》，薛贞芳主编：《清代徽人年谱合刊下》，黄山书社，2006年，第917页。

[82]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470-471页。

[83] 王学浩《易画轩诗录》卷六，道光甲午（1821）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82页。

[84] 潘道根《隐求堂日记》卷二，《潘道根日记（上）》，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44页。

[85] 同上，第46页。

[86] 同上，第50-51页。

[87] 同上，第45页。

[88] 王学浩《易画轩诗录》卷七，道光甲午（1821）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99页。

[89] 潘道根《隐求堂日记》卷二，《潘道根日记（上）》，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54页。

[90] 同上，第55页。

[91] 同上。

[92] 同上，第56页。

[93] 同上。

[94] 同上。

[95] 同上，第57页。

[96] 同上。

[97] 同上，第60页。

[98] 同上，第61页。

[99] 同上。

[100] 同上，第62页。

[101] 同上，第64页。

[102] 同上，第65页。

[103] 同上，第390页。

[104] 同上，第76-77页。

[105] 同上，第77页。

[106] 同上，第77-78页。

[107] 同上，第79页。

[108] 同上，第83页。

[109] 著录于席锡蕃主编《唐宋元明清五代名人书画真迹大全第三集》，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1930年，第6页。

[110] 王学浩《易画轩诗录》卷八，道光甲午（1821）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172页。

[111] 潘道根《隐求堂日记》卷三，《潘道根日记（上）》，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84页。

[112] 同上，第85页。

[113] 同上，第86页。

[114] 同上，第88页。

[115] 王学浩《易画轩诗录》卷七，道光甲午（1821）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88页。

[116] 同上。

[117] 叶廷琯《楸花盒诗》卷上，同治七年（1868）谢文翰斋刻本，第37页。

[118] 印康祚《鸥天阁遗著》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55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2页。

[119] 吴昌硕《缶庐诗》卷八，《吴昌硕诗集》，漓江出版社，2012年，第201-202页。

吴湖帆旧藏明翻本《七姬权厝志》书后

□ 李 军

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1894—1968）的碑帖收藏，在民国间就已名震江南。“吴氏文物四宝”中，有一件宋拓《萧敷敬妃墓志合册》，因其为字内孤本而为人称道。吴氏一生中，曾使用二十余个斋名、别号，一小部分就与其所藏碑拓有关。如双修阁，源自于《萧敷敬妃墓志合册》；四欧堂，源于其所藏宋拓《化度寺碑》《虞恭公碑》《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丑籀，源于其所藏明拓金农本《隋常丑奴墓志》。以上各种，均是隋唐以前的石刻，宋明旧拓本之珍贵，早就为人所熟知。相较而言，宋元以后的碑刻拓本，被人重视者却不甚多，如以研究碑帖著名的张彦生之《善本碑帖录》、马子云之《碑帖鉴定》、王壮弘之《增补校碑随笔》、仲威之《善本碑帖过眼录》及《续编》等书中，所收录的碑帖，时代基本都断于唐五代，宋元以后仅选载久富盛名的单刻帖。容庚所编《丛帖目》，著录宋元以来的丛刻帖，也仅收录丛帖，不收单刻的碑志。目前最常见的《七姬权厝志》拓本，是清中期贝塘所翻刻的《宝严集帖》本，但仍只能算作丛帖。究其原因，应是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两代书家的真迹流传数量庞大，下真迹一等的拓本自然不能与真迹相媲美。

但是，并非没有例外，如元末明初著名苏州籍书法家宋克的《七姬权厝志》，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刻石后，志石在明代流传了

一段时间才佚去。历经明清两代数百年时间，明代原拓本已十分罕见。清道光间，苏州收藏家贝塘曾据旧拓覆刻，之后才稍稍流行于世。贝塘同时搜集明清两代如高启、陈基、文徵明、杨慎、王世贞、厉鹗、翁方纲等诗文、题跋与相关品评，汇编成《七姬咏林》三卷，为研究此志之内容、书法、版本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吴湖帆因此志与故乡苏州有关，且为宋克楷书之代表作，故极力蒐罗，终于在购下数种翻刻本之后，获得原拓真本，成为梅景书屋收藏碑帖中屈指可数的精品之一。

对于《七姬权厝志》内容的考察，近年以贾继用《〈七姬权厝志〉考》^[1]最为详细，至于版本之考辨，则以王壮弘《〈七姬权厝志〉及其翻刻本》^[2]最为精审。目前，经眼吴湖帆藏明拓真本，并撰文进行系统介绍，也只有王氏一人。吴氏梅景书屋所藏《七姬权厝志》明拓本，数量不止一件，真伪杂糅，在他身后已经散落四方，大多下落不明。新近在苏州博物馆“梅景传家——清代吴氏的收藏”特展中，就展出了一件吴湖帆赠予女婿吴纪群的明拓旧翻本，为研究此志的版本，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也为研究吴湖帆对自藏《七姬权厝志》的改装，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此种吴湖帆旧藏明拓《七姬权厝志》木夹板原装一册，经其校勘认定为明拓杨慎（1488—

1559) 翻刻本, 上世纪 80 年代由吴纪群、吴思欧夫妇捐赠苏州博物馆。此册共计七开, 第一开为扉画, 最后一开为题跋, 墨拓本身凡五开。吴湖帆所藏碑帖, 往往册首装有扉画, 此册亦不例外。此帧纯用墨笔, 近处一角坡石, 树木蓊郁, 余皆湖山, 波光粼粼, 长桥数孔, 横跨湖面, 高士一人, 鹤立桥头, 举头望天, 夜空之中, 明月破云而出, 远岑依稀。此种景象, 让人想起苏州城南石湖畔的行春桥中秋夜景。吴湖帆题款云: “长桥玩月图。秋水尝为潘元绍作此图, 摹其意于《七姬权厝志》册端。庚午六月, 吴湖帆”, 下钐“吴万”朱文方印。庚午为民国十九年(1930)。元末明初画家陈



《七姬权厝志》扉画

汝言(1331—1371), 字惟允, 号秋水。其父陈徵(明善)生于江西清江, 后定居苏州。陈汝言曾参加昆山顾阿瑛在玉山草堂举行的雅集, 张士诚定都苏州后, 他成为张氏女婿潘元绍的幕僚。入明后, 担任济南经历, 坐法死。为吴湖帆藏另一明拓本《七姬权厝志》题跋的吴梅(1884—1939)^[3]在1932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记》中提及:

又阅陈惟允《仙山楼阁图》、文徵明《雪赋卷》、戴鹿床《山水小册》, 皆精。惟允为张士诚婿潘元绍上客, 曾为潘氏画《长桥玩月图》, 今已佚矣。拟作南词一套题之。^[4]吴湖帆之所以会在《七姬权厝志》上摹陈汝言

的《长桥玩月图》, 正如吴梅所述, 缘于此图系陈氏为潘元绍所画。清人翁方纲《题七姬权厝志旧拓本》诗, 道出了个中缘由:

潘郎作计何匆匆, 贩盐九四作妇翁。

昆冈一炬玉何罪, 至今气吐仍白虹。平江后园石栏畔, 程翟徐罗卞彭段。杨廉夫已感金盘, 陈敬初来些珠贯。几人北郭摩诗垒, 八体南宫参隶髓。弹丸走马落花丛, 摇荡秋光照江水。冢依禅龕石重勒, 东吴好手摹不得(谓杨用修翻本)。跋到升庵又月峰, 多少高坟无此刻。绣纹髻髻金薤书, 夜凉环佩疑有无。不合陈髯舫子上, 为写长桥玩月图(陈惟允《长桥夜月图》为七姬作也)。^[5]

翁诗第三句罗列潘氏七位姬妾的姓氏, 其后“杨廉夫已感金盘, 陈敬初来些珠贯”一句, 用杨维桢(廉夫)《金盘美人》、陈基(敬初)《群珠碎》二诗典故, 指出潘元绍虐杀侍妾的史实。全诗最值得注意的是翁氏自注, 称陈汝言的《长桥玩月图》并不是随手渲染之作, 而是专门为潘氏七姬而作。吴湖帆所摹出于其想象, 恐陈氏原图或有七姬之影像, 亦未可知, 惜乎原图已佚, 不能取以比勘。

陈汝言除了与《七姬权厝志》撰文者张羽同为潘元绍幕僚兼好友外, 他与《七姬权厝志》刻石也有密切的关系。据屠隆《考槃馀事·七姬权厝志》条称, 志石一度保存“在苏州吴县陈嗣初家”(屠氏《法书考》所记略同, 见《七姬咏林》)。陈嗣初即陈汝言之子陈继(1370—1434), 号怡庵。明洪熙元年(1425), 杨士奇举荐为国子监博士, 转翰林院五经博士, 预修实录, 进检讨。能文善画。沈周的父亲沈恒、伯父沈贞皆从之受业。杨士奇(1366—1444)本人对《七姬权厝志》也颇为关注, 在其文集中有两条关于此志的题跋。《东里文集·跋七姬厝志》一条称“《七姬厝志》, 张来仪文、宋克温书, 余得之姑苏王汝玉”, 已收入《七姬咏林》; 《东里续集》卷二十一《七姬厝

志》一条云“七姬皆死于义，而张之文、宋卢之书皆精妙，其传远无疑。余得此于嗣初”，贝氏《咏林》未收。按：王汝玉即王璲（1349—1415），号青城山人。祖籍四川遂宁，生于江苏长洲（今苏州）。少从杨维桢学诗，后以荐摄郡学教授，改应天训导。永乐初擢翰林五经博士，与修《永乐大典》。王氏去世时，陈继尚未进入仕途，因此可以推测杨士奇从王璲处得到《七姬权厝志》拓本在前，从陈继处再次获得拓本在洪熙以后。贾继用《〈七姬权厝志〉考》谓“杨、王、陈同在永乐朝为官，故杨之跋当作于此时”，似未确。同时，贾氏引明人王佐《新增格古要论》谓此志“今苏州府吴县陈嗣初先生家有碑刻。乃子陈孟文”，并推测陈孟文为陈继之子陈完。那么，《七姬权厝志》石有可能从陈汝言开始，一直到陈孟文，在庐山陈氏传了三代人之后，才没了踪迹。

吴纪群捐赠川沙沈氏本墨拓第一开，右裱边有吴湖帆题“明拓《七姬权厝志》。川沙沈



《七姬权厝志》第一开

氏旧藏本。唐鹄安曾藏，以归沈氏者。湖帆记”。卢熊所篆首分两行，首行四字，第一字“七”左上角钐“铭心绝品”朱文方印，为吴湖帆鉴藏章。次行仅一“志”字，下装藏经纸，有吴湖帆题记“宋书权舆。湖帆题《七姬志》，以贻纪群贤甥研玩”，旁钐唐翰题“鹄安平生真

赏”朱文长方印，吴昌绶“昌绶审定”白文方印。志文改装成册后，每半开五行，每行十二字。最后一开“铭曰”一行下方钐“铁云审定金石书画”朱文长方印，是经刘鹗（铁云）收藏之证。末三行落款，最后“娄江卢熊篆盖”下钐吴纪群“纪群心赏”白文长印。左裱边吴湖帆并题“右拓本缺文大者四十字，又半字二；小者十三字。



《七姬权厝志》最后一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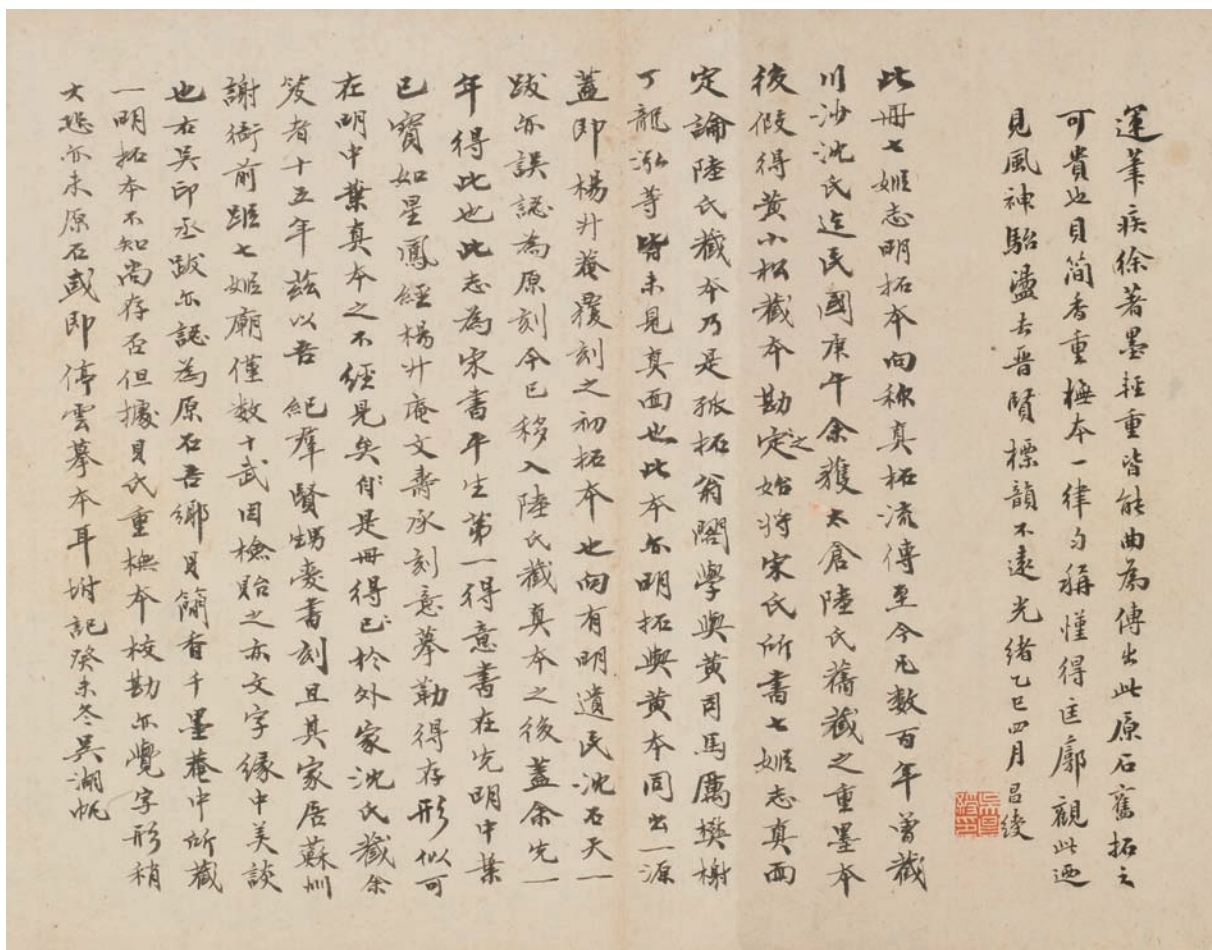
余用泥金补书，依所藏陆润之藏孤本临入。湖帆记”。

最后一开为吴昌绶、吴湖帆二家题跋，吴昌绶题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乙巳四月：

运笔疾徐，着墨轻重，皆能曲为传出，此原石旧拓之可贵也。贝简香重樛本，一律匀称，仅得匡廓，观此乃见风神骀荡，去晋贤标韵不远。

此拓本入梅景书屋以前，从藏印、题记等线索考察，曾经唐翰题（1816—1875）、沈树镛（1832—1873）、刘鹗（1857—1909）、吴昌绶（1868—1924）诸家鉴藏、题跋，而未见乾嘉以前之鉴藏痕迹，颇怀疑此本已经被重新装裱过。这一点，从吴湖帆题跋中得到了验证：

此册《七姬志》明拓本，向称真拓，流传至今，凡数百年。曾藏川沙沈氏，迨民国庚午，余获太仓陆氏旧藏之重墨本，后假得黄小松藏本勘之，始将宋氏所书《七



吴湖帆题《七姬权厝志》

姬志》真面定论。陆氏藏本乃是孤拓，翁阁学与黄司马、厉樊榭、丁龙泓等皆未见真面也。此本亦明拓，与黄本同出一源，盖即杨升庵覆刻之初拓本也。向有明遗民沈石天一跋，亦误认为原刻本，今已移入陆氏藏真本之后，盖余先一年得此也。此志为宋书平生第一得意书，在先明中叶已宝如星凤，经杨升庵、文寿承刻意摹勒，得存形似，可在明中叶真本之不经见矣。是册得于外家沈氏，藏余笈者十五年。兹以吾纪群贤甥爱书刻，且其家居苏州谢衙前，距七姬庙仅数十武，因检贻之，亦文字缘中美谈也。右吴印丞跋，亦认为原石。吾乡贝简香千墨庵中所藏一明拓本，不知

尚存否。但据贝氏重摹本校勘，亦觉字形稍大，恐亦未原石，或即停云摹本耳。附记。时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癸未冬，从吴湖帆所述，此本系民国十八年（1929）得自外家川沙沈氏，第二年又获得太仓陆氏藏本。通过比勘，吴氏认定陆时化（润之）藏本为原拓真本。据《丑移日记》1931年4月21日记“拈白石词‘柳怯云松，更何必十分梳洗’二句以题《七姬权厝志》，盖谓宋仲温书似欹而正，似疏而浑，真具天然之美也”^[6]，这句姜夔的词，应该就题在太仓陆氏本上。按照吴湖帆的记载，至1930年为止，他至少已藏有两种明拓《七姬权厝志》。吴梅之所以在1932年日记中会涉及陈汝言为潘元绍画《长桥玩月图》，应是此前他曾到梅景



民国影印本《七姬权厝志》

书屋赏鉴过吴湖帆所藏的两本《七姬权厝志》，并在陆时化本上题有《中吕泣颜回》一曲于后，故其看到陈氏《仙山楼阁图》时，便自然记起此段故实，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王壮弘到吴氏四欧堂看到的原拓真本《七姬权厝志》，既非川沙沈氏本，也不是太仓陆氏本，而是霍邱裴氏本。在《〈七姬权厝志〉及其翻刻本》一文中提到，王氏谈到裴氏壮陶阁藏真伪二本合装一册者，其中钱塘丁敬旧藏系真本、文氏玉兰堂旧藏系伪本（有翁方纲跋）：

此册曾归霍邱裴氏壮陶阁，后为何瑗玉蘧厂所有，转归吴县吴氏时，以价值昂贵商议再三。而吴氏压价过半，何氏遂以贗本与之，仓卒间吴竟莫辨，及携归细阅题记，知另有真本，遂复央人以原值得之。此册余于吴氏四欧堂见之，真本白棉纸拓

墨黝黑，伪本纸质微黄，前有“玉兰堂图书”一印，拓墨不如真本之浓重，二本合装一红木盒。解放前昌艺社曾影印，除昌艺社外，文明书局亦曾翻印。文明书局另有一印本，后有沈灏题跋，是伪刻。^[7]

霍邱裴氏本出售之际，湖南籍收藏家徐崇立曾亲眼见过此本，《瓶翁题跋·元朝〈七姬权厝志〉影本跋》云：

前日消寒第三集，同里郑习叟携霍丘裴氏壮陶阁藏原拓本，则覃溪所云真本、覆本合装为一册。其前后题咏悉俱，纸墨锋颖，光彩照曜。惜座客已多，竟欲先睹，有不必看者，亦展玩不释。坐是不克澄观谛审，且索值二千金，未可久留。明日，冒寒风走市间，购取此本。则剪裱参差，非复裴本之旧。即翁题亦移易其部居，墨

色黯淡，神韵大减，并无虎贲之似，较贝刻犹逊之。原本卢氏篆盖五字已佚，撰、书、篆盖三人题名原裱在文后，三行并列者，此则接铭词后直缀一行。疑别是一本，合装两残本为一，而影翁迹附合。^[8]

时在1932年十二月中旬，显而易见，霍邱裴氏本此时还没有入藏吴氏梅景书屋。携壮陶阁旧藏《七姬权厝志》到消寒会现场的郑习叟，就是长沙人郑沅（1866—1943），霍邱裴氏本还在他手中待售，价格是两千元。王壮弘说先从裴景福（1854—1924）处转归何瑗玉（1815—1889），最后入藏梅景书屋。按：何瑗玉去世时，吴湖帆尚未出生，且从裴、何二人生卒年推断，似应从何氏转归裴氏，更为合理。裴景福去世后，此本散出，却不是马上转入吴家，而是经过吴湖帆好友蒋谷孙之手，最后才进入梅景书屋。据吴氏《丑簃日记》1933年2月14日记，“谷孙携示《七姬权厝志》，有翁覃溪跋，黄小松旧藏之物，杨升庵翻本也。后半翁跋已易麝鼎矣，仅存第一页小楷两行耳^[9]”。因他一直将自藏太仓陆氏本作为真本，故一见与之不同的黄小松本，便认定为杨慎翻刻本。一周之后，2月20日吴湖帆又记“夜饭后，与恭甫同谷孙观其新得《七姬志》。此志原拓世间仅存二本，此本拓工较精，字略漫漶，首尾完整，有苏斋、秋盒等题。馀一本亦谷孙旧物，今存余处，拓墨较重，且缺篆额五字，末缺题款一行，而字画完整无损，墨采黝黑如漆，真初拓也。二本各有短长，仿佛《华山碑》中山史本与四明本之别耳”^[10]，此次则将黄小松本定为真本，是否已发觉此本与吴氏自藏的川沙沈氏本有所不同的缘故？十多天后的3月3日，吴湖帆在日记中再一次提到“蒋谷孙携《七姬志》来，乞栩缘丈题。午后，栩缘丈来，与余藏本细校，知蒋藏黄小松本犹非原石所拓，亦旧翻旧拓之精者耳。翁覃溪、黄小松具被蒙过。细校后，方识两本有自然、牵强之别，浑厚、逼仄之分，

余藏本殆天壤间孤本欤”^[11]，最终的结论，还是认为黄小松本是伪本。

单从吴湖帆日记的描述看，与之后王壮弘所述略有出入。1933年2月蒋谷孙所新获的《七姬权厝志》应该就是霍邱裴氏壮陶阁所藏真、伪合装本，其中“馀一本亦谷孙旧物，今存余处”者，似是王壮弘所谓之伪本——文氏玉兰堂藏本。吴湖帆、王同愈将黄小松本与太仓陆氏本进行比对之后，一致认为黄小松本是“旧翻旧拓”，这在1943年题川沙沈氏本时，仍坚信太仓陆氏本是唯一的真本原拓，可以得到证明。从1933年至1943年十年间，乃至一直到建国后，吴湖帆对蒋谷孙旧藏霍邱裴氏本《七姬权厝志》真、伪两本的认定，恰好与1949年后王壮弘的判断是截然相反的。

建国以后，王壮弘在吴湖帆家赏鉴其所藏数本《七姬权厝志》，认为“数十年所见者，除丁敬本外，亦皆伪本”，丁敬本就是我们所说的黄小松本。另外他还提到，文明书局影印的另一本后有沈灏题跋。这与前文移录吴湖帆跋称，川沙沈氏本后“向有明遗民沈石天一跋，亦误认为原刻本，今已移入陆氏藏真本之后”，沈石天就是沈灏（1586—1661，字朗倩）。这就不免让人狐疑，文明书局影印本的底本，是否就是吴湖帆所藏川沙沈氏本？在将此本与民国间文明书局珂罗版影印本《初拓七姬权厝志》相对勘后发现，尽管行格略有不同，但文字漫漶之处均相同。只是在他将此本赠予女婿吴纪群之前，已拆下沈灏题跋，装入自藏的太仓陆氏藏本之尾，同时对川沙沈氏本进行改装，以致目前此本墨拓五开的裱边上，除了吴湖帆题记、批注外，没有其他任何人的藏印与题记。行格的不同，也可能是由吴湖帆对其重新剪裁后造成的。否则，就是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两册版本相同的旧翻旧拓存世，且都经沈灏题跋，然目前只知有一种沈灏题跋本传世。

综合上文所述，吴湖帆自1929年开始，陆

续收藏的《七姬权厝志》计有川沙沈氏本、太仓陆氏本、霍邱裴氏本等数种。最初通过比对拓本、影印本等，确定后者为传世原拓真本，并将原属于川沙沈氏本的沈灏题跋，移装到太仓陆氏本之后，直接导致沈灏题跋本《七姬权厝志》这一概念，在他收藏期间发生彻底改变。1943年，吴湖帆将重装后的川沙沈氏本赠予女婿吴纪群，认定此本为明杨慎翻刻拓本。这一结论与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二十日所记相合：

午后，同栩缘访蔚若，评印若寄售石刻《邓太尉祠碑》，有瞿木夫、顾千里跋。……《七姬权厝志》，沈韵初跋以为真本，实则杨用修翻本也。徐士恺子静所藏，有王敬美、王元照两跋者乃真本也。^[12]

更为巧合的是，当日与叶昌炽一同访吴郁生，赏鉴沈树镛题跋本《七姬权厝志》的人，正是三十六年后和吴湖帆一同比勘黄小松本的王同愈。可是，一般认为贝塘翻刻本所据底本，为杨慎在四川的翻刻本，但以贝氏本与川沙沈氏本相校，却不甚相同。

1933年，吴湖帆从蒋谷孙处见到霍邱裴氏本，仍以太仓陆氏本作为真本，与之进行校勘，于是将黄小松本（丁敬、黄易递藏）定为翻刻本，这一结论维持了十年以上。让人不得不怀疑，王壮弘记述吴湖帆压价购买《七姬权厝志》的那段往事，很可能事后经过买主本人润饰。或许霍邱裴氏本中的文氏玉兰堂本，与太仓陆氏本为同一系统的翻刻本，故被吴湖帆作为真本购入，后经考勘，乃将黄小松本作为原拓真本收入囊中。目前这只是推测，有待于将太仓陆氏本与文氏玉兰堂本同案比勘，才能最终确认。据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

沈灏名下，有沈灏题跋《七姬权厝志》一种，钤有“朗倩”一印，不出意外，应该就是吴湖帆旧藏太仓陆氏本。据王壮弘《崇善楼笔记》著录所见旧拓《七姬权厝志》三种，第三种四欧堂藏本，后有王时敏等人题记^[13]，不知是否就是同一拓本？以上这些推测，都源于吴湖帆赠予女婿吴纪群的川沙沈氏本《七姬权厝志》。相信日后随着其他几种吴氏藏本的出现，对于吴湖帆所藏各个版本，乃至《七姬权厝志》本身版本的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现。

（作者单位：苏州博物馆）

注释：

[1] 台湾《逢甲人文社会学报》2013年总27期，后作为附录收入其《吴中四杰年谱》。

[2] 《书法》1986年第4期，后收入其《艺林杂谈》一书。

[3] 朱祖谋（1857—1931）有《熙州慢（湖帆属题《七姬权厝志》）》词，据其卒年可知，题跋必在1931年之前。

[4] 吴梅《吴梅全集·日记卷》（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4页。

[5] 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四十四《小石帆亭稿》卷下，清刻本。

[6] 梁颖《吴湖帆文稿》，中国美院出版社，2004年，第4页。

[7] 王壮弘《艺林杂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102页。

[8] 《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第二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84—485页。

[9] 同上，第23页。

[10] 同上，第25页。

[11] 同上，第27页。

[12]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4），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2509。

[13] 王壮弘《崇善楼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页181。

吴其贞《书画记》所涉刻帖与古籍举要

□ 陆昱华

康熙三十一年（1692）夏，昆山徐乾学在为顾复《平生壮观》所写序中论及书画赏鉴，说：

“必得好古之士，博观名迹，朝夕玩索，默契神会，悟入真趣；凡目之所及，或为神品、妙品、能品，以至真赝杂陈，精拙错互，辄能溯其源流，探其肌理，如遇古人于楮墨间，故其鉴定品题，万不失一。吁，亦难矣哉！今人看古迹，先求形似，次及傅染，次及事实，殊非赏鉴之法。米元章谓好事家与赏鉴家自是两等，家多资力，贪好名胜，遇物收置，不过听声随形，此谓好事；若赏鉴，则天资高明，多闻传录，精求笔法气运，苟非机迈识优，情超心慧者，不足与言也。”^[1]大抵道出当时对书画鉴赏的一般要求，而“多闻传录，精求笔法气运”也是衡量一个书画赏鉴家知识与悟性的一般标准。与顾复同时代的书画商人吴其贞，是否具备了这样的知识与能力？本文即通过吴氏《书画记》对其知识背景作一个简略的考察，以见一斑。

吴其贞是一个书画商人，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幸好有《书画记》传世，我们可以从中钩稽其赏鉴知识之点滴。大致分两部分：刻帖与其他文献。

一、刻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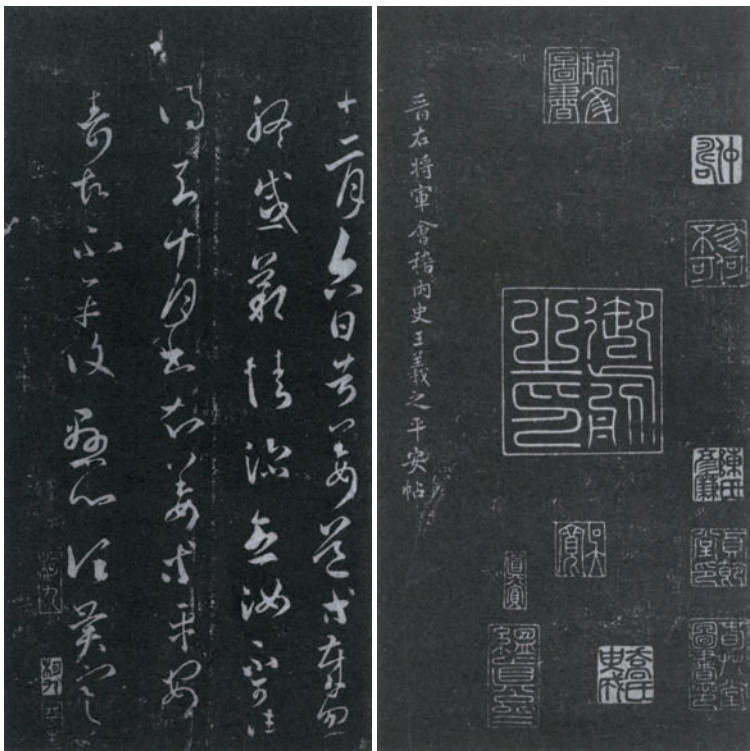
吴其贞一生所观书画极多，赏鉴这样大量

的书画，不仅需要丰富的书画知识，如对历代书画家及其风格、笔法，以及作品材质、印章等的了解，更要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在《书画记》的记述中，我们可见其对历代刻帖如文徵明《停云馆法帖》、吴廷《徐清斋法帖》等极为熟稔，几乎一一默记于心。吴氏往往以之作为鉴定古代法书的重要参考，可以说是借前人之法眼，不失为聪明之举。以下即就《书画记》中所及各种法帖稍作论述。

1. 《停云馆法帖》

明文徵明（1470—1559）集，其子文彭、文嘉摹，章文、章藻、温恕、吴鼐等刻石。始于嘉靖十六年（1537），完成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共十二卷，148帖。

《停云馆法帖》是吴其贞运用最多也是最熟悉的一部丛帖，《书画记》中共16次提到《停云馆帖》，其所见13种法书作品系刻入《停云馆法帖》者，分别为：颜真卿《朱巨川告》一卷（重出）、王羲之《平安帖》一卷、陆游《七言梅花诗二首》一卷、米芾《九札》、苏轼《渡海帖》、怀素《小行草千字文》一卷、林藻《深慰帖》一卷、杜衍二帖子合卷、孙过庭绢本《书谱》一卷、蔡襄《东园诗翰》一则、张即之《行书惶恐帖》、苏轼《买田阳羨帖》、米芾《梅墩帖》。与墨迹比较，吴其贞对这些刻本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如“怀素《小行草千字文》一卷”



《停云馆法帖》之王羲之《平安帖》（局部）

说：“已刻入《停云馆帖》上，笔锋全无，盖失真矣。”^[2]又“林藻《深慰帖》一卷”说：“此帖已刻入《停云馆》，全失其风致，题跋亦汰去。”^[3]吴氏观书画时能记得某书已刻入《停云馆帖》，并能评鹭其中细微的差异和优劣，可见其对此记忆极为深刻而且准确，或许有意作为其赏鉴的重要参考。

吴氏不仅以《停云馆法帖》作为鉴赏古代法书的重要参考，而且还能据此分别不同的本子，如“米元章九札合为一卷”条曰：“纸墨如新，又是一九札，非刻入《停云馆》者。”^[4]又“颜鲁公《祭侄季明文稿》一卷”：“书在白麻纸上，纸墨并佳，有鲜于伯机等题识，而《停云馆》上有陈深、陈绎曾、文衡山题识，则知另是一本。若比于《停云馆》，则笔画圆健，信为真迹无疑。”^[5]吴氏据两本后题识不同，考知其非同一本；又据用笔不同，鉴别其真伪。今日所见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祭侄文稿》后有鲜于枢题识，应该就是吴氏所见本，但不知文徵明《停云馆

法帖》所据为何本？

吴氏有时亦据《停云馆法帖》鉴别书法，如“林和靖小行书诗字一卷”条：“纸墨如新，书法清癯，风神高洁，无殊刻上《停云馆》之札，惟体稍方之，为世上爽目快意神妙之书。”^[6]吴氏所见林和靖小行书诗卷并非刻入《停云馆法帖》者，刻入的是《与珣兄座主书》、《三君帖》二帖，吴氏即以这两件书法作品风格的风格作为赏鉴林逋《小行书诗卷》的参考。

但吴氏在“魏了翁《轿上帖》”条中说：“异于停云馆刻本。”^[7]检《停云馆法帖》^[8]却未见此帖，不知是否吴氏一时误记。

吴氏据《停云馆法帖》以为赏鉴之助，但前人之鉴定亦并不完全可靠，如“怀素《小行草千字文》一卷”，吴氏说：“绢墨尚佳，书法秀媚，字字结构各得形势，多有飞白渴笔，锋芒凛然，盖得天趣，神妙作也。……已刻入《停云馆帖》上，笔锋全无，盖失真矣。”^[9]此卷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据徐邦达先生考证，却并不可靠。又如“苏米蔡诗翰三则合为一卷”：“苏东坡《买田阳羨帖》……米元章《梅墩帖》……系刻入《绍兴帖》《停云馆帖》九札内者。”^[10]按，苏轼《买田阳羨帖》系刻入《绍兴帖》《停云馆法帖》者，《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亦有著录。但是据徐邦达考证，此帖“按本帖字形、行气，确似东坡较晚笔，必有来本。但细审每字下笔处特露尖锋，又末一‘拜’字左半牵系交代不清，此为勾填本特色。……又尾纸僧来复跋（真迹）中，称它是写给钱济明的，不知根据什么？疑此跋原为跋东坡他帖，后为人割下移配上去的。董其昌及项元汴二题都是真迹，或系原有。那么，两家都是误鉴了。”^[11]前人之说未可全信，亦

可见赏鉴之难。

2.《馀清斋法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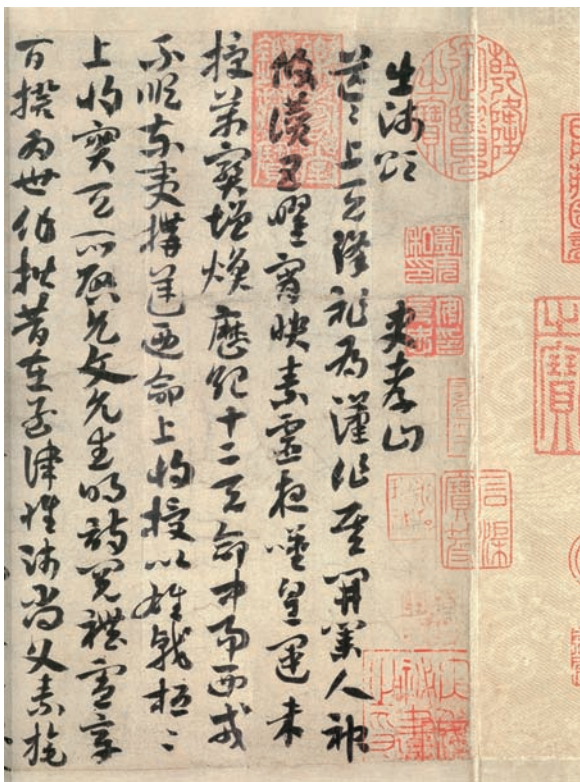
明吴廷刻，吴廷（1573—1627），字用卿，号江村，徽州溪南人，富收藏。因藏有王蒙《有馀清图》而名其斋曰“馀清”。《馀清斋法帖》始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完成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主其事者为杨明时，字存吾，号不弃，别号未孺子。

吴氏《书画记》中共四次提到《馀清斋帖》，其所见三件作品曾刻入《馀清斋法帖》，分别为：虞世南《积时帖》、孙过庭《草书千字文》、米芾绢本《十纸书》一卷、《米氏有庵帖》，吴氏只说刻入《馀清斋帖》，却未作评论，可见他仅仅以此作为鉴赏之参考。

3.《淳化阁帖》

《书画记》卷四“王珣《伯远帖》一卷”曰：

盖唐人廓填也。此系刻入《淳化帖》中，上有宋徽宗印玺。^[12]



佚名 出师颂（局部） 纸本
21.2×127.8cm 故宫博物院藏

按《伯远帖》未刻入《淳化阁帖》，可能吴其贞一时误记。《伯远帖》今藏故宫博物院。吴其贞以为系唐人廓填。^[13]

同卷“索靖《出师颂》一卷”：

书法秀健，丰神飘逸，为绝妙书法。

然非索靖，乃唐人书也。纸墨尚佳，为宋时刻入石之祖本。卷后米元晖题跋，云隋贤之书，但不知隋贤是何人？^[14]

索靖《出师颂》今藏故宫博物院。题曰“隋佚名”。吴其贞以为乃唐人书，庶几近之。“宋时刻入石之祖本”，当指《淳化阁帖》。

4.《郁冈斋帖》

明王肯堂集刻，十卷。王肯堂（1549—1613），字字泰，别号损庵，金坛（今江苏金坛）人。

《书画记》卷四“王右军《行书千字文》一卷”：

予曾见右军刻本临钟千字文，首句为“大魏承运”。此卷首句为“二仪日月”。内有许多读不成句者，又少十余字。书法藻丽，结构茂密，体格与刻本行书《十七帖》无异。予初展卷，见其纸墨模糊，气色暗黑，疑为染色伪造；及细阅数行，见纸渐露本色，精神迥出，抑且古香袭鼻，方信真为旧物，但未必右军耳，为唐人奚疑？且行书《十七帖》原是唐人书意者，此盖当时一笔书欤？上有徽宗印玺，贾秋壑、项墨林图书。此卷已刻入《郁冈斋帖》中。^[15]

按吴氏所见行书《千字文》首句为“二仪日月”，据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卷”称：“北宋以来传至今世有一本，行楷书，称为《魏太尉钟繇千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奉敕书》，其名已为无稽可怪。首句‘二仪日月’至第八句‘离感悲伤’，还能次韵成文。更后则杂乱无章，无法句逗。直到最后‘禹通九郡’至‘焉哉乎也’，又勉强属句。全篇共108行，中间有些缺损，现存完整的960字，残损的十字，共970字（首三行不在内），大

都是周(兴嗣)本中所有的。”“此卷楮纸本,以纸质论,楮料在五代以后才大量出现于书帖中。此有宋宣和印记皆真,当然也不会后于北宋晚期。书中有‘吕’字而无‘召’字……总之用‘吕’换‘召’,年代不能早于五代或北宋初。根据以上的情况,此卷暂定为北宋初期人伪作,我以为还比较恰当些。”^[16]吴氏说“真为旧物,但未必右军耳,为唐人奚疑”,差近之。

5.《凤池帖》(《凤墅帖》)

《书画记》卷四“宋太宗《蔡行敕》一卷”:

书法清爽,联绵缱绻,有飘藤荡柳之势。予见此敕,方知徽宗之书无笔不规模于太宗。用“御书之宝”印玺。余后见《凤池帖》上太宗之书,与此无异。卷后黄山谷题识,盖赝笔。^[17]

按:“余后见《凤池帖》上太宗之书,与此无异。”一句当为后来补记。又《凤池帖》当为《凤墅帖》,音近而误。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徽宗赵佶《蔡行敕卷》(今藏辽宁省博物馆):“考蔡行为蔡攸的儿子,见《宋史·奸臣传·蔡攸传》,云:‘子行,领殿中监,视执政,宠信倾其父。’敕中讲的也正是他不许他‘辞免领殿中省事’。其时应在徽宗朝后期,决不可能是赵灵书,这一点已经无可申辩的了。……吴其贞说他在《凤墅帖》中见到过的灵书‘与此无异’,实在不能相信。”^[18]则徐先生引《书画记》此条,径改作《凤墅帖》。

《凤墅帖》,南宋曾宏父(字幼卿,庐陵人)辑刻,共四十四卷,约刻成于嘉熙(1237-1240)至淳祐(1241-1252)间,所辑“悉本朝圣君名臣真笔、目所见者”。今上海图书馆藏十二卷,已为残帙。^[19]

6.《绍兴帖》

《书画记》卷六“苏米蔡诗翰三则合为一卷”:

米元章《梅墩帖》,书在黄蜡笺上,计字六十。是切下裱成者,气色尚佳。书

法行草,运笔飘逸,丰神俊健,为老米绝妙之书,系刻入《绍兴帖》、《停云馆帖》九札内者。^[20]

按《绍兴帖》又名《绍兴米帖》《宋高宗刻米元章帖》,十卷,摹刻于绍兴十一年(1141),为米芾个人丛帖。今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均藏有宋拓残本。^[21]据《停云馆法帖》,“梅墩”当作“梅惇”,吴其贞所记有误。

7. 其他

《书画记》中还多次提到某法书已刻入石,但未具体说是何种刻帖,如卷二“唐人临本《东方朔画像赞》一卷”,称“书法遒劲,与刻本上不相符。后有米元章等数人题识,书法甚佳。”^[22]吴氏称其所见唐人临《东方朔画像赞》与刻本不同。《东方朔画像赞》是东晋王羲之书,《停云馆法帖》《馀清斋法帖》都有刻本。

又卷三“褚河南《小楷度人经》一卷”：“书在硬黄纸上,纸墨佳,书法潇洒,结构峭厉,得钟王遗意。却非褚书,乃宋人书也。在南宋时已入石矣。”^[23]

卷四“虞永兴《汝南公主墓志》一卷”：“此乃宋人临本,在南宋已入石矣。卷首李西涯题‘虞书真迹’四篆字,卷后李西涯等十一人有十二题跋。”^[24]以上两种,吴氏说在南宋时已入石,不知是何刻帖?待考。

又卷四“顾长康《女史箴图》绢画一卷”：“上面题识皆小楷,精俊之甚,有似大令《十三行》,故传为王大令书,则非矣,此顾书也。宋时已入石矣。未识‘恺之’二字,乃后人增上。”^[25]

同卷“苏东坡《寒食诗二首》”：纸墨如新,惟纸一裂缝将断。书法豪宕,锋芒奕奕,神品书也。无题识,后余纸黄山谷题曰……山谷此书亦自潇洒绝妙,与东坡联珠合璧,同传千古。此卷名著当代,已刻入石。^[26]苏轼《寒食诗帖》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以上各种,或“宋时已入石”或“已刻入石”,不知是何刻帖,待考。

又卷三“米元章《小楷挽辞》二首”称：“结构舒畅，潇洒妍媚，有熟中回生之妙，盖效《季直表》化成者，为米小楷第一。……唐氏已入石。”^[27]此唐氏刻帖亦不详。

二、文献

米芾说鉴赏家要“遍阅记录”，古代书画著录甚夥，往往对书画作品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据此不仅可以辨别作品的真伪，还可以考知作品的流传经过。因此，一个书画鉴赏家，对历代的书画著录一定要熟习。从《书画记》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吴其贞的这方面知识：

1. 周密《云烟过眼录》

《书画记》卷五“赵松雪《鹊华秋色图》纸画一卷”条：

识七十有九字曰：“公谨父，齐人也。余通守齐州，罢官来归，为公谨说齐之山川，有华不注最知名，见于《左氏》。而其状又峻峭特立，有足奇者，乃为作此图。其东则鹊山也。命之曰《鹊华秋色》云。元贞元年十有二月，吴兴赵孟頫制。”……

而公谨者，系著《云烟过眼录》之人是也。^[28]据此，吴氏当熟知周密其人及其所著《云烟过眼录》。《云烟过眼录》有《宝颜堂秘笈》本、康熙六年（1667）周氏刊本等。^[29]吴氏其时当不难看到。

又“王右丞《山阴图》绢画一卷”：

此四人者是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然不知其为何也。画法藻丽，景趣高简，树木古拙，山石有勾无皴，气韵流动，为神品之画。上有徽宗双龙小玺。图后有米元章题识，书在绢上，书法清健，盖效李北海，脱去本家法。^[30]

按吴氏对此图作者未有疑义。《云烟过眼录》“李伯时《山阴图》”：“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四像并题小字，是米老书。缝有睿思阁

小玺并米字印。上题南舒李伯时为襄阳米元章作。下用公麟小印，甚奇。尾有‘绍兴’小玺，跋尾云：米元章与伯时说，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当时同游适于山阴，南唐顾闳中遂画为《山阴图》……”

又卷六“马和之《毛诗图》纸画二小横张”：

上有赵松雪、蓼庵图书，而蓼庵即庄柳塘也，为元季大鉴赏人。^[31]

又“马和之《毛诗图》绢画一页”：

此与所得《雄雉》《无羊》二图同卷者，上面亦有赵松雪、庄蓼庵图书。^[32]

按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有“庄蓼塘肃所藏”，知庄氏名肃，号蓼塘。吴氏所记作庄蓼庵柳塘，名字有误，当是吴氏误记。

吴氏对《云烟过眼录》当很熟，若将《书画记》与《云烟过眼录》作一比较分析，不难看出，《书画记》之体例及行文风格与《云烟过眼录》极为相似，《云烟过眼录》所记以个人收藏为单位，《书画记》亦然。《云烟过眼录》所记甚为简略，除记书画作品名称外，略作按语，如卷上“兰坡赵都丞与歙所藏”，先记赵氏所藏书画，末加按语云：“以上书画止是短卷，大者不在此数。其中多佳品，今散落人间者，往往皆是也。”^[33]吴氏《书画记》亦大抵如此，只是吴氏所述稍详。或许吴氏在编撰《书画记》时，即有意模仿《云烟过眼录》。则《书画记》亦可谓吴氏之“云烟过眼录”也。

2. 夏文彦《图绘宝鉴》

《书画记》卷六“赵信庵《万竿烟雨图》绢画一卷”：

识二字曰“信庵”。信庵讳葵，字南仲，子名湛者亦能画，《图绘宝鉴》载其子，遗其父。父子皆以武功起家，名著当代。^[34]

按“湛”当作“淇”，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赵淇，潭州人，宋赵葵之仲子，号平远，又号太初道人，故合而曰平初，又云静华翁。官至湖南宣慰使。作墨竹长竿劲节，风致甚佳。”^[35]

吴氏此处能随手指指出《图绘宝鉴》中所记有误，则其必定对夏文彦的《图绘宝鉴》非常熟悉。

又“刘静修《秋江垂钓图》小纸画一幅”：

静修本为南宋赞善大夫，国亡，隐于乡间，授徒讲学，门人称为静修先生。元世祖欲徵为集贤学士，不就，寻死之，而《图绘宝鉴》载为元人，误矣。^[36]

按：吴氏品评书画，时时见忠义之气。此处指责《图绘宝鉴》将刘静修归为元人，正是其忠义之表现。而他对《图绘宝鉴》亦可谓熟读。

又卷三“黄大痴《富春山图》纸画一大卷”：

此图不惟为大痴第一画，当为亘古第一画。夫图画者，基于太极，成于秦汉，盛于晋唐宋元，评者曰：画人物，今不及古；画山水，古不及今。二者指元人也。而元人山水，又首推大痴。^[37]

按：此古今优劣论出自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元末夏文彦《图绘宝鉴》亦引此说，吴氏以为“二者指元人也”，则其所据（见）当即夏氏《图绘宝鉴》，而非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图绘宝鉴》，元夏文彦撰。有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刊本、明正德己卯（1519）增刊本正续编共六卷、明汲古阁刊津逮秘书本六卷、天启中卓尔昌刊本等。^[38]

3. 文嘉《钤山堂书画记》

《书画记》卷四“李伯时《九歌图》大纸画一卷”：

是为澄心堂纸也……布景、人物、山水，精俊妙得天真，当与《楞严变相图》方驾。上面题识残缺年号，今只十一字：“申年七月望日臣李公麟画。”书法端楷，风神秀健，人莫能及。上有宣和大小印玺，卷后小篆书其文，而无题识。予见文文水为江陵题其所藏书画录目，有“伯时《九歌图》数卷，惟有篆文者为真迹，想即此也。”^[39]

按，吴氏称所见“文文水为江陵题其所藏书画录目”，所记或有误，当即文嘉（字休承，号文水）《钤山堂书画记》，是文氏所见严嵩书画编目，卷后称：“嘉靖乙丑五月，提学宾涯何公檄余往阅官籍严氏书画，凡分宜之旧宅、袁州之新宅、省城诸新宅所藏，尽发以观，历三阅月始勉毕事。当时漫记数目以呈，不暇详别，今日偶理旧篋得之，重录一过，稍为区分，随笔笺记一二，传诸好事。明窗净几，时一展阅，恍然神游于金题玉躐间也。隆庆戊辰冬十二月十七日，茂苑文嘉书于文江草堂。”^[40]自述成书经过甚详。又此书著录李公麟《九歌图》：“绢本白描，凡六段，真笔上上，有曹吴等跋。”^[41]而吴氏误严嵩（分宜）为张居正（江陵）。或许因为严、张二人同为首辅，皆嗜书画，又俱遭籍没，所以吴氏一时致误。

据丁福保、周云青编《四部总录》“艺术编”：“《钤山堂书画记》一卷，明隆庆戊辰刊本。”^[42]戊辰为隆庆二年（1568），因此吴其贞当不难看到《钤山堂书画记》。

明清之际各种书画谱录所记《钤山堂书画记》，名称不一，如张丑《清河书画舫》分别作《书画记》^[43]《文休承书画目录》^[44]《严氏书画记》^[45]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亦作《严氏书画记》^[46]。

4. 其他

《书画记》中有时会提到一些书名，但其书今已不详。又有时会引用一些文句，可以考知出于何种著作，但不能肯定吴氏必读过是书，今亦附在后面，并略作考辨。

a. 米芾《画史》

卷一“宋人小画图册一本计十二张”：

人物、葫芦多用颤笔，本于书法而来，谓之“金错刀”。^[47]

又卷二：“陶隐居《雪赋》一卷”：

书法雅正，多有颤笔，谓之金错刀是也。然非隐居之书，乃南唐李后主所临隐居者。

前有宋高宗题识，此后人之伪笔。^[48]

以上二则都提到“金错刀”，按米芾《画史》：“周文矩，金陵句容人也。事伪主李煜，为翰林待诏。善画，行笔瘦硬战掣，有煜书法。”世传李煜书法为“金错刀”。而吴其贞对“金错刀”的理解或许即根据米芾评周文矩用笔“瘦硬战掣，有煜书法”，因此，吴氏或许读过米芾《画史》。

b. 倪瓒《清閼阁全集》黄庭坚《山谷题跋》

《书画记》卷六“米元章《朱乐圃先生墓表》一卷”：

书法行楷，丰姿蕴藉，字字结构有似李北海《岳麓寺碑》，绝无平日霸气，庶几得免“子路未见孔子时”之讽，为米老一生绝妙之书，名著古今。^[49]

按吴氏所谓“庶几得免‘子路未见孔子时’之讽”，或出自倪瓒语：“米老虽追踪晋人绝轨，其气象怒张，如子路未见夫子时，难与比伦也。”^[50]倪瓒集在明代中期有两个刻本，晚明万历年间又有倪瓒八世孙倪理的重刻本。^[51]因此吴其贞当不难看到。又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跋米元章书”亦云：“余尝评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52]亦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豫章黄先生文集》有宋乾道刊本。

c. 《后汉书》《世说新语》

《书画记》卷四“宋元小画册一本计二十则”：

时乙未仲春二十日，同金坛李升玉在扬州观于刘晋度家。刘、李，丙戌江南同榜乡进士也。刘本关东人，风流广交游，古云：“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此言晋度近之。^[53]

按“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孔融语。见《后汉书·孔融传》《世说新语》。这两种书都非僻书，吴氏当可看到。

d. 《列子》《宾退录》

《书画记》卷四“郭忠恕《钓鳌图》绢画一卷”：

予未展，见卷题签曰“钓鳌”，意龙伯国人事也；开卷视之，只一带水阁，士人游集其间，并无钓鳌人，卷后王百谷题识，略云：古人刻木为鱼，投于水中，令人钓起。方知是一酒令。但此图画法似南宋李松等笔，非郭画也。^[54]

按“龙伯国”故事出自《列子·汤问》：“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55]王百谷题识出于唐赵与时《宾退录》卷四：“《钓鳌图》一卷，不知作者。刻木为鳌鱼之属，沉水中，钓之以行劝罚，凡四十类，各有一诗。”^[56]吴氏见“钓鳌”而想到《列子》中的“龙伯国”故事；又由王百谷题而知为酒令，或许读过《列子》与《宾退录》。

张丑《清河书画舫》溜字号第六，郭忠恕“《越王宫殿图》”：

又文休承《严氏书画记》首载郭忠恕《钓鳌图》一，真笔上上，即吴中王氏所藏衡山太史题为《避暑宫殿图》，皆界画楼阁，精细之极。其间树石尤为古雅，且设色超绝，石脉虚和，唐人画法至此又一变矣。岂真仙笔趣与凡俗自是不同耶？^[57]

又：

文休承《严氏书画记》，别载郭忠恕《钓鳌图》一，真笔上上，即吴中王氏所藏图。皆界画楼阁，甚古雅，但钓鳌义不知所出。中作一王者凭栏，以丝系木鱼置水中，岂避暑水殿时用之以适情者耶？此条已见郭忠恕名下，别本微有不同，故重刻于此。吴长元识。^[58]

据其所述，所画内容大致相同，应为同一物。但张丑与吴长元对“钓鳌”皆不甚解，似未见王百谷跋。而比他们晚的吴其贞，所见明明有王百谷题识，则似乎又非同一物。待考。

e. 《米氏志林》

《书画记》卷五“米元章《拟古诗》一卷”（即《蜀素帖》）：

此卷已载《米氏志林》，余慕之久，今始观于子鱼侄孙海昌之侨居，玩赏两日。^[59]

按：《米氏志林》，当即明范明泰（字长康）编《米襄阳志林》，有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范氏舞蛟轩刻清宛堂重修本。^[60]

f.《名家传记》

《书画记》卷一“陈惟允《仙山图》绢画一卷”：

此图尝见载于《名家记传》中，闻卷后有许多题识，今皆散失。^[61]

按，吴氏这里提到的《名家记传》不知为何书？待考。

g.《画经》

卷六“井西道人《寒林隐居图》纸画一小幅”：

画寒林冲霄之景，有一小岭，门扉在焉，屋宇则不见也，盖得古人画“乱山藏古寺”之遗意。大都此图画法不合时宜。余见《画经》云：“最忌前根后树。”此图偏为前根后树，间有前树后根，其石（实）意思亦然，所以笔落起止莫测，非意在笔前，不能臻妙至此，且用笔不衫不履，绝无画家气习，为逸品上画，大约有似黄大痴。上无题识，只有“丘壑自娱”一图书。诗堂上有杨铁崖题识，据其所言，“一见知是井西道人笔格”，可知道人是有宿名者，但不知其姓系耳。^[62]

吴其贞据其用笔、格调，已知“似黄公望”，却因不知黄公望晚号井西道人，而说“但不知其姓系耳”。吴氏这里提到的《画经》不知是何书？

h.《史记》

卷五“赵松雪《古木竹石图》绢画一幅”：

时丙午（1666，康熙五年）六月二日，为余六十初度，余避杭城亲族之贺，特渡

钱塘，探禹穴，访求诸鉴赏家，观古玩字画，不意获此《永宝长生图》，殆天假此以为余寿之征欤？^[63]

按：“渡钱塘，探禹穴”诸语拟《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64]。

i.《宣和书谱》

卷五“贯休《跨水罗汉图》绢画一页”：

画树林中行出一老僧，遇路断处，水中有数石，僧欲跨水上石而去，后有侍者挑行囊，尚未行出树林。……传说贯休画《十六罗汉图》有缺其一，后补一渡水者，云是自像，或即此图欤？^[65]

徐邦达先生《古书画伪讹考辨》壹“卢楞伽”：“五代时僧贯休（禅月大师）曾图《十六应真》，其中之一即为贯休己像，事见《益州名画录》。”^[66]但《益州名画录》未见此条记录。《宣和书谱》卷十九“释贯休”：“作十六大阿罗汉，笔法略无蹈袭世俗笔墨畦畛。中写己状，眉目亦非人间所有近似者。天复中入蜀，往益州东禅院，赐号禅月。”^[67]则吴氏与徐邦达先生所据或即《宣和书谱》，而徐先生或因贯休“天复中入蜀，往益州东禅院，赐号禅月”而一时误记为《益州名画录》。

以上只是就《书画记》中所记，推想吴氏可能看过读过的一些刻帖和书籍，借此以窥作为书画商人吴其贞的知识结构。当然，这里所钩稽的书目，难免挂一漏万，也许真的只是一斑而已。

（作者单位：昆仑堂美术馆）

注释：

[1] 顾复《平生壮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页。按徐氏所引米芾语见《画史》，文子稍异，曰：“大抵画今时人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与赏鉴之家为二等，赏鉴家谓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赝力，元非酷好，意在操韵，至假耳目于人，

此谓之好事者。”《全宋笔记》第二编四，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278页。

[2] 吴其贞著、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

[3] 同上，第160页。

[4] 同上，第202页。

[5] 同上，第15页。

[6] 同上，第220—221页。

[7] 同上，第25页。

[8] 《停云馆法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

[9] 同上，第146页。

[10] 同上，第282页。

[11]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壹，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285页。

[12] 吴其贞著、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13]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此则放笔直书，因此锋稜转侧之间，又自不同。曾映日光细审，笔丝墨迹，历历可睹，更为明证。于此可以反证吴其贞评为‘唐人廓填’之说是不可置信的。此人识见之暗，于此可知。”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14] 吴其贞著、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15] 同上，第178页。

[16]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壹，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11—13页。

[17] 吴其贞著、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

[18]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壹，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340页。

[19] 以上据孙启治《山海图书馆藏宋〈凤墅帖〉》，《中国法帖全集》八，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

[20] 吴其贞著、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

[21] 据《中国法帖全集》五，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

[22] 吴其贞著、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23] 同上，第127页。

[24] 同上，第139页。

[25] 同上，第142页。

[26] 同上，第172页。

[27] 同上，109页。

[28] 同上，第188页。

[29] 据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222页。

[30] 吴其贞著、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31] 同上，第248页。

[32] 同上，第259页。

[33] 周密《云烟过眼录》，《周密集》第四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34] 吴其贞著、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7页。

[35] 夏文彦《图绘宝鉴》，《中国书画全书》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886页。

[36] 吴其贞著、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9页。

[37] 同上，第100页。

[38] 据丁福保、周云青编《四部总录》“艺术编”，广陵书社，2006年，第212页。

[39] 吴其贞著、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3页。

[40] 文嘉《钤山堂书画记》，《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834页。

[41] 同上，第831页。

[42] 丁福保、周云青编《四部总录》“艺术编”，广陵书社，2006年，第125页。

[43] 张丑《清河书画舫》花字号第四“（卢鸿一）草堂十志图”：“向后严分宜购得之，载之《书画记》。按文休承笺注云：十图既精妙，而诗词又作十体书之，乃金陵杨氏物，后归苏门袁氏，复在丹阳孙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44] 张丑《清河书画舫》嘴字号第二“定武兰亭”：注“文休承书画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2页。

[45] 张丑《清河书画舫》嘴字号第二“赵模”：“赵模《集晋字千文》……按文休承《严氏书画记》云：赵模《集晋字千文》一，史明古藏本，史氏法书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46]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之六“王子敬奉书帖”：“文休承《严氏书画记》云：献之真迹传世不多，此书曾在吴中见之，大令得意笔也，余尝摹一过。”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308页。

[47] 吴其贞著、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页。

[48] 同上，第49页。

[49] 同上，第252页。

[50] 倪瓒《跋蔡君谟墨迹》，《清閟阁全集》卷九，《无锡文库》，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

[51] 据徐志钧《无锡文库·清閟阁全集》出版说明，凤凰出版社，2012年。

[52] 黄庭坚著、屠友祥校注《山谷题跋校注》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53] 吴其贞著、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

[54] 同上，第185页。

[55] 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第147页。

[56] 赵与时《宾退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57] 张丑《清河书画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71页。

[58] 张丑《清河书画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05页。

[59] 吴其贞著、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

版社，2000年，第200页。

[60]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二十二“米襄阳志林十三卷附刻四卷”条云：“明范明泰编。明泰，字吉康，嘉兴人。万历庚子举人。”范明泰或又字吉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381页。

[61] 吴其贞著、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62] 同上，第261页。

[63] 同上，第217页。

[64]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第3293页。

[65] 吴其贞著、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0页。

[66]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119页。

[67] 《宣和书谱》，《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关于史讳

□ 卜一克

近读段莹《云烟过眼录中的宋高宗收藏》（《紫禁城》2017年第11期），其中关于颜真卿《允南母告》：

张晏大德七年（1303年）跋《祭侄文稿》云：“世传颜书，凡见八本……《马病帖》、《允南母告》、《昭甫告》，今在田师孟郎中家。”据此可知，大德七年前，田衍已藏有《马病帖》、《颜昭甫告》、《允南母告》。

作者于《允南母告》后加按语：

即《殷夫人告》，《宣和书谱》著录为“颜允南母商氏赠告”。……《忠义堂帖》第八册有颜真卿书《颜允南亡母赠兰陵郡太君殷氏赠兰陵郡太夫人制》，则《宣和书谱》

“商氏”应为“殷氏”之误。（第43页）按段莹认为“商氏”应为“殷氏”，诚是。但《宣和书谱》作“商氏”非误，乃讳改。宋太祖赵匡胤父名弘殷，陈垣《史讳举例》：“弘改为洪，殷改为商、为汤。”宋人避“殷”字，如米芾《蜀素帖》“殷”字缺末笔（捺画），也是避讳。

作者文中多引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其实徐先生鉴定书画，很重史讳，如《古书画伪讹考辨》“宋高宗《千字文册》”中已指出：“其中因避宋帝名讳而改字有：……“殷”改“商”（宣祖）”。

研究古代书画，实不能不通“史讳”。

方还撰书《祭祀京师亭林祠题名卷子记》

□ 郭志昌

1913年至1919年7月，方还先生应民国政府教育部的聘请，担任北京师范学校校长。1915年农历三月，顾亭林祠举行春祀时，他得以参加。但参加仪式归来，他于义不安，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此时的亭林祠已从原址报国寺（慈仁寺）里迁出，移到了永定门外十里庄苏太义园之右庑、范仲淹祠的旁边。顾炎武实际上等于是附庸和陪衬了。

对于来自顾亭林家乡的方还先生来说，这种情形实在是让他在感情上无法忍受。于是，

方还有了重修报国寺旧亭林祠的想法，在京工作和寓居苏州、太仓两地的同乡们也都奋然响应。

位于北京城内宣武区（今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报国寺前街1号的顾亭林祠，现在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最早创建于辽代。明成化二年（1466）重修，改名慈仁寺。清乾隆十九年（1754）重修后改名大报国慈仁寺。寺院规模宏大，原有殿7进，后有毗卢阁，凡36级。阁下原有瓷观音像，为“旧京八宝”之一，

谓“窑变观音”。因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寓寺内，鸦片战争后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张穆和何绍基等人集资于慈仁寺西南隅修建顾亭林祠堂，次年十月建成。此前两年，奉礼部命顾炎武已入祀昆山乡贤祠，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公开地、大张旗鼓地为顾炎武建立祠堂、并进行正式的祭祀活动显然是不可能的。

顾亭林祠是为纪念



顾亭林祠

顾炎武而建。现国内共有多处顾亭林祠，除北京报国寺外，南京夫子庙也设有顾亭林祠。另外，陕西华山脚下也曾有顾炎武晚年的故居——顾庐，并有一座顾炎武的衣冠冢。顾炎武的故乡——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有顾炎武故居、顾炎武墓以及顾园等建筑。清朝晚期，顾炎武被批准入乡贤祠，以后又入祀孔庙，县上便奉敕建起祠堂，抗战前移入以亭林命名的公园内。改革开放后，经移地扩建改名为顾炎武纪念馆。

无论怎样说，一个外地人，并且是在异地去世之后，能够有人在京城里为他建起祠堂永久纪念，在当时的中国，都是一个特例。

报国寺顾亭林祠堂竣工后，曾国藩题写匾额（后来担任两江总督时，他曾将顾炎武的《肇域志》书稿缮清本付金陵书局刊行，因其病逝而罢，稿亦旋湮），何绍基赋诗纪事，朱琦撰写碑记，王拯书丹，将碑刻嵌入东壁。张穆也曾编纂了一本《顾亭林先生年谱》。二月十四日首次出祭，以后每年春、秋戊日及先生生日一岁三祀，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凡三十年，无有间断，参加祭祀者皆京中名公巨卿、鸿生硕儒。咸丰十年（1860）的秋祭，正逢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兵荒马乱，祭祀只能暂停。于是从道光后祠废而不祀。三十年间的历次祭祀活动后，曾保留有《题名录》二卷。

虽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等其他原因，道光后祠废而不祀，但同治十二年（1873）的秋祭还是照常进行。有人还在这一次祭祀时提出来年春祭可兼祭山西学者阎若璩，因为当年他曾当面给顾炎武的著作提出过不少的修订意见。后来阎是否并祀，没有看到有关的记载。1900年，

义和团团民于寺内设坛，德军以炮火将寺庙轰毁，而顾祠得以幸免。清廷还都后，1904年由张之洞等改修“昭忠祠”。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顾炎武被批准入祀孔庙，成为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批入祀者中的第一名。按说从这时起，每年都隆重地举行祭祀活动是顺理成章的。然而这时革命党人的活动彼伏此起，接连不断，加上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接连死去，国家正是多事之秋，对这些事情似乎也顾及不上。顾祠虽然还在，但已破败不堪。

民国初年，顾祠为陆军部第三材料库占用。

顾炎武正式的祭祀活动停止以后，经有关方面商议，考虑到时局不稳，经常动荡，请外务部秘书长（“总办”）、苏人顾肇新董理，亭林祠由慈仁寺移到永定门外十里庄苏太义园之右庑。

苏太义园，也叫苏太谊园，也就是吴中一带人的“义阡”，创议于道光二十五年，建成于二十八年，由苏州府和太仓州在京为官者捐资兴建。乡人客死京师，如果无资殓葬，义园则资以棺木，送至园中存放（停厝），逾年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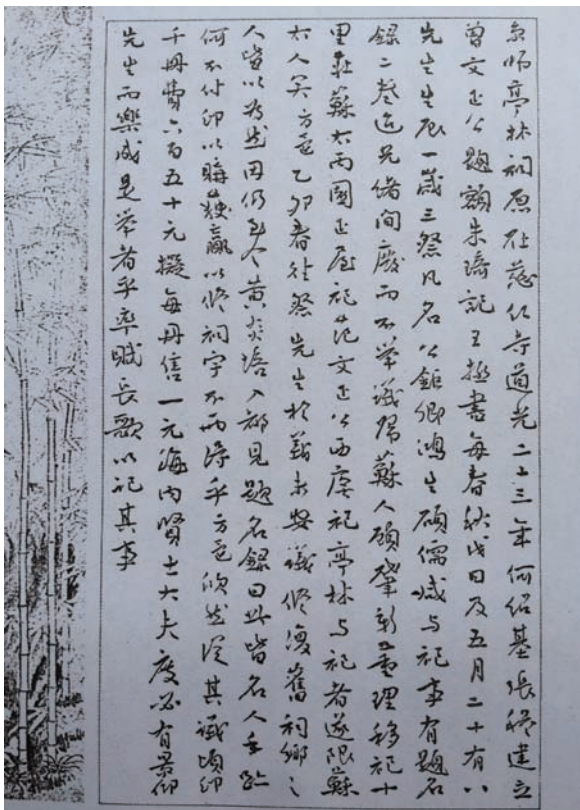


报国寺

家属愿意归葬的园方资送回乡。义园面积有10亩。园子的南边建有暂厝棺木的房子若干间。另外还有堂屋三间,为治事之所,同乡聚产生息,为日常之费。

顾肇新从欧洲考察回来后,认为只有顾亭林才有资格在这里与范仲淹先生并祀。正屋祀范文正公,西庑祀亭林。

而在方还等人看来,将顾炎武的神主安放在西庑祭祀,使之成为了范仲淹的附庸,简直是亵渎了顾炎武的高尚灵魂,委屈了他老先生。对此,叶昌炽只得虚与转圜,说范仲淹是周程理学的滥觞,而顾炎武是清代儒学之首,总算勉强为二人合祭祀找到了理由。从此以后,参



方还 祭祀京师亭林祠题名卷子记

与祭祀者,只限于苏州和太仓两州的人士。

方还和川沙县的黄炎培是忘年交。1909年,在江苏教育会基础上成立了江苏省咨议局,按江苏的八府三州划分地区,选出了一百二十名议员,张謇出任议长,黄炎培等十六人为常驻

议员。比黄炎培大十一岁的方还也是议员之一。

早在十年前,方还就以讲学为名,呼吁推行地方政治改革,在昆山亭林祠(今培本小学内)发起成立了“亭林学会”(后改名为教育会),联合吴县、常熟等县成立苏府学会,后又致力于上海江苏学会(后改为江苏省教育总会)的成立。教育总会成立时,昆山推选方还和王颂文为代表出席。昆新学会(后改称昆新教育会)成立,隶属江苏教育总会领导,方还被推为会长,又任昆新学务会所的负责人。

两位年龄上相差十几岁的江苏老乡都有着多年兴办教育的经历。看到《题名录》之后,黄炎培说:“此皆名人手迹,何不付印以购,获赢以修祠宇,不两得乎?”方还一听,十分高兴,觉得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欣然从其议,立即花费六百五十元,印行了一千册,拟每册售一元,可得千元,净落三百五十元,以此钱对祠堂进行一次修缮。他希望海内景仰亭林先生的贤士大夫都来赞助此事。

方还善书,他撰书了一篇《题名录记》,置于书中的顾炎武画像的前面,这无疑又为题名录的成功销售赢得了一批喜欢他的书法作品的读者和收藏者。这篇记全文如下:

京师亭林祠原在兹仁寺。道光二十三年,何绍基、张穆建立,曾文正公题额,朱琦记,王拯书。每春秋戊日及五月二十有八先生生辰,一岁三祭。凡名公巨卿、鸿生硕儒,咸于祀事,有《题名录》二卷。迨光绪间废而不举,议归苏人顾肇新董理,移祀十里庄苏太丙园,正屋祀范文正公,西庑祀亭林。与祀者,遂限苏太人矣。方还乙卯春往祭先生,于义未安,议修复旧祠,乡之人皆以为然,因仍至今。黄炎培入都见《题名录》曰:“此皆名人手迹,何不付印以购,获赢以修祠宇,不两得乎?”方还欣然从其议,顷印千册,费六百五十元。拟每册售一元,海内贤士大夫度必有景仰

先生而乐成是举者乎？率赋长歌，以记其事。

方还先生的这篇记，用的是他平时不常使用的行草体写就，句不加点，一气呵成。写得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且无一字一点之错。

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积极帮他推销重印的《题名卷子》，他利用工作和身份之便，于元月19日在《申报》11版刊登“启事”：

敬启者：客岁炎培因事赴京，晤方君唯一，以昆山亭林先生小像及亭林祠会祭题名卷见示，卷端有岑钟陵所书亭林先生小像，古墨古香，琳琅满纸，均嘉道以来名人手迹也。亭林祠在京师城外，百余年来每届春秋二季，寓京名公巨卿必相率致祭，祭毕推名手留题，或诗或文，体例不一，迄今装成三卷，而第一卷何道州墨迹最多，因与方君商，先将此卷付石印，藉以公诸景仰亭林先生及爱慕名人手泽者之同好。计印千册，成本每册银六角，定售价每册银一元，所余四角修理亭林祠，如此则购者既得珍品，先生祠亦修葺有资，当为大雅所赞。现江苏省教育会存有百册，欲购者可随时莅会向取，因不含营业性质，未经广告，用特函请贵报登入来函内，俾广传布。专此敬颂纂安。黄炎培谨启。

看来仅凭方还等人筹集起来的这些钱要对已经破败不堪的亭林祠堂来一番彻底的修复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直到1921年，在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张一麐和原秘书长王式通等人的倡议之下，报国寺内的顾祠才得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重修。方还筹集到的那笔钱派上了用场。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撰祠记。祠内复设佛殿三间及群房。

黄炎培的短文中已经提到，方还将《题名录》第一卷交付书局印行时，第二和第三卷都已经被装池保存起来了。《题名录》第一卷收录的是从道光二十四年（1843）首祭开始到同治十二年（1873）秋祭间的情况；《题名录》第二卷收录的是从同治十三年（1874）春祭开始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祭间的情况；《题名录》第三卷仅包括光绪三十四年的春秋两祭及宣统元年的秋祭间的情况。相对于第二、第三卷来说，第一卷所收的内容要多得多，因此也就显得格外的珍贵。

方还这篇记的写作时间应该就在1915年的夏秋之际，《题名录》千册已经印出，并开始发行销售。

从最近在上海旧《申报》上看到的“旧闻”得知：1935年7月16日，国民政府还派出了张继等10人为委员，参加了在北京报国寺亭林祠举行的公祭仪式，纪念顾炎武诞辰323周年，礼成之后，还将拓印的两篇碑文（一为朱琦撰文、王锡振书丹，一为徐世昌撰书）分送给各位参加者。

2017年八月初，昆山顾炎武研究会的几名同志前往北京报国寺，参观和察看了顾祠遗址。尽管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院落和房间早已被有关单位改作他用，唯有嵌在东墙上的那两块石碑还被玻璃框罩住，保存完好，只是由于光线太暗，加上碑面被无数次的拓印过，阴刻的文字都已变成了黑色，虽无漫漶之虞，却很难辨认。大家认为，如果有朝一日顾祠得以恢复，将方还的《题记》刻碑上墙，不失为一个好的主意，也好客观地反映和呈现百多年前的那段历史。

（作者单位：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